

如何以「上神剔我仙骨时，血溅了他一身」为开头写一个故事？

《若，有所思》

【已完结】

全文+番外 5w 字。

本文虐心虐脾，请备好纸巾。别问，问就是男主活在回忆里。

1.

上神剔我仙骨时，血溅了他一身。

面上血色全无，锥心刺骨般的疼痛，我大口喘息，却依旧笑脸问他：「君泽上神，上一副仙骨就用完了吗？」

他沉着脸，没有多余表情，好似听不见我说的话，手上动作干脆利落。

「唔！」

浑身冷不丁一颤，我死死咬紧嘴唇，渗出的丝丝血迹沿着下顎缓缓流下。

君泽手一顿，低垂的目光晦明变化，片刻，他捏了一道护心诀，替我稳住心脉。

我扯起嘴角，气若游丝。

「怎么？君泽上神可是心疼了？」

闻言，他轻轻一笑，眉眼里瞧不见一丝温度。

「若葵神君，你取海棠花蕊时可有心疼过她？」

剔骨刀划过我背脊，冰凉的银器触感，君泽站在我的身后，将最后一根仙骨取出。

血和着汗浸湿我的中衣，不用多想，我便知道此刻的自己有多狼狈。

低垂着头颅，我跪坐在囚洞里，深深浅浅的呼吸，再没有一丝多余的力气动弹。

君泽走到我跟前，大手擒住我的脖颈，将锁神环再次束在我的颈间，对上我的眼，那种视如草芥的藐视残酷神色刺得我心口一疼。

「请神君务必老实待在这里，不要想着逃出去。」

他向来白净的脸也染了我的鲜血，赤红的颜色格外显眼。

逃？

怎么逃？

挣扎着掀起眼帘，近在咫尺的人，心却远在千里。

「君泽上神，我好歹是神君，我若想逃，你奈我何？

声若蚊蝇，语气虚浮。

晚妤说的对，我这人总爱在不合时宜的场合逞一时口舌之快。

果不其然，君泽当真被我激怒，他两指掐紧我的下巴，一字一句，咬牙切齿：「你便是逃到六界尽头，藏于天涯海角，我一样会将你带回来。」

扼住我的指尖用了狠劲，我甚至听到下颚骨碎裂的声音。

还未等我缓过神，耳边再度响起他低沉的话语。

「除非如棠苏醒，否则你哪儿都别想去。」

是。

知道了。

我还不愿意你离开我呢。

君泽松了手，毫不客气的将我甩至一旁，又绕到后头，仔细收好仙骨，小心翼翼放入藏物囊，转身便欲离去。

口里是满嘴的污血，我趴在地上，脸贴着石地，抽搐好几下，迷迷糊糊间，看着他的身影渐行渐远，直到瞧不见，彻底消失眼前。

污血被我吐出，忍不住胃里翻天覆地的腥意，又是一阵干呕，我蜷缩着身子，眼角跟着掉落几滴泪，笑得苦涩。

若葵啊若葵，你好歹是一届神君，怎么把自己折腾成这样？

2.

「阿若？阿若？」

涣散的神识慢慢聚合，远处好似有道亮光，叫人睁不开眼，恍惚间又传来几声熟悉呼唤。

是有人在叫我吗？

「阿若？若葵？」

是谁？

一双有力的大手将我扶起，我借势站立，侧靠在他的肩膀，抬不起头。

他抚过我的脸庞，声音里有了些许惊愕，甚至带着焦急：「阿若？你的神力呢？」

许久不曾站起，双腿霎时一软，险些又瘫在地上。

或是注意到我的不同寻常，他把我牢牢扣在怀里，静默好一会，温暖的指节骨擦过我的脖子，伶仃几声，锁神环应声而落。

仿佛解开一道枷锁，四肢再次涌起充盈纯粹的神力，浸润过五脏六腑，汇集心脉。

我知道这股神力。

没人比我更加熟悉。

数万年前，我每次闯祸受伤，他都如此刻这般替我疗愈。

眼眶一润，鼻头一酸，我呢喃哭腔开口：「祖神，若葵又给您丢脸了。」

没有想象中的斥责与质问，他低声说着，宛如恨铁不成钢：「我先带你回家，养好伤再说。」

家？

我哪里还有家啊？

到底不敢出言反驳，我乖乖倚在祖神的胸前，一动不动。

也不知道祖神带我去哪里，只是沿途很安静，鼻尖嗅到的全是他的味道。

我撸了撸他胸前的衣襟，环住他的腰身，安然沉下心。

还好，我还有祖神。

一路昏睡许久，半梦半醒中忽感针锥般的刺痛，全身上下像是被白蚁蚕食，又酥又麻，疼痒难止。

眉心紧皱，我耐不住哼唧出声，挣扎着就要伸手去挠，还未碰到衣裳，就被人钳在手心。

细软的指腹时断时续的擦过我的虎口，就像是哄着深陷梦魇的孩子，温柔的声线丝丝入耳。

「阿若乖，我在帮你重塑仙骨，过程虽是难忍了些，但总比你
自己依赖神力再生要轻松。」

他轻触我的发顶，划过我眉间象征着神君身份的花钿，一股柔和的暖意自额心渗入。

他哀声叹气道：「阿若，我知你费尽心力复活我，可我是祖神，顺应天道而生，我的存在本就没有源头，我的消逝不过是命中注定。如今四海安定，八荒祥和，天道不会允许祖神重新降世，你若这般固执的逆天而为，必然会遭天道反噬。」

又是深深叹息，几经沉默。

便是无法睁眼，便是无法见到牵肠挂肚几千年的祖神，我依旧能想象出他此刻的模样——慈悲、博爱、心怀苍生、度化众人。

祖神从来都是这样，就像他当年以身陨为代价补天裂时，没有不舍，没有犹豫，只身一人，神形具毁，化作繁星点点，润物

大地。

在我眼前，消失不见。

身体的不适逐渐淡去，重新生成的仙骨似乎比往日更加合身，见我好似缓了气，祖神的手号上我的脉搏，又是半晌，他温柔道

「阿若，照顾好自己。」

窸窣窣的声响，我暗道不好，挣扎着拼命地睁开眼，昏暗不明的视线里显露出一个雪白的影子。

是祖神吧。

应该是祖神吧。

努力眨着眼帘，我赶忙摸索着抓住他的衣袖，喉头哽咽，同他商量般问道：「祖神，这次，能不能别走？」

他轻笑着，咯咯几声，仿佛被我逗乐。

「阿若，你已经长大了，怎么还同孩时那般？」

水雾漫上我的双目，本就模糊的身形更加明暗不清。

「祖神，别走。」

几近苦苦哀求，压抑又痛苦。

祖神没说话，他一如从前，舒缓明朗的眉宇，上扬唇角的笑意，抚上我的发髻，静默着。

没忍住嚎啕大哭，我蜷缩一团，颤抖着臂膀，不停抹着自己的脸，期期艾艾。

「我好累啊，祖神，若葵真的好累啊。」

嘴唇青白，沙哑的声音断断续续。

「你走后的这些年，我无时无刻不在后悔。」

「为什么我不听告诫闯了禁地？为什么补天裂的人是你不是我？为什么我只能看着你消逝却束手无策？」

凛冽的寒意自心口蔓延，遍布全身，凉透指尖。

「我一直在找你，祖神，我找了你好几千年。」

眼泪大簌大簌掉落，湿润枕巾，我哭的疲惫，凝噎着，坚持说着。

「你等等我，若葵马上就能复活你了。祖神，你能不能别走？」

祖神依旧没有回应我。

他垂着纤长的睫毛，宁静的面孔透出一抹浅浅的微笑，身影如一缕烟雾，愈发虚无缥缈，朦朦胧胧。

我直起身子，试图探手去抱，仍是两手空空，一无所获。

「祖神...祖神...」

嘴上念叨着，慌乱间，一个不留意，我从床上跌落，可这次没有人再牵起我的手，没有人给我的掌心吹气。

终是无影无踪。

我坐在地上，双手抱膝，就像一个被人抛弃的流浪孤儿，没了生机。

心悸至心凉。

3.

屋外响起脚步声，周围的景象被日光照亮，紧接着便是有人推门而入，那人一顿，惊讶道：「阿若？你何时醒的？」

我转动干涩的眼珠，聚焦于来者。

是晚妤。

她手上端着药碗，氤氲的雾气飘然而起，转瞬不见。

不见...

又不见...

跌跌撞撞起身，如同稚儿学步，我猛然扑在晚妤身上，搂紧她，喃喃道

「我见到祖神了，晚妤。」

晚妤一手拿稳药碗，一手回抱住我的腰身，侧头疑惑道：「祖神？」

我埋在她的颈窝，闷闷应和。

「嗯...」

她松去我的手，看着我定定道：「阿若，祖神万年前便陨落了。就算你耗费千年收集他的三魂七魄，可三魂七魄缺一不可，现如今还剩一魂还未全，你不该遇见祖神。」

晚妤触上我的额头，正经道：「你是不是魔怔了？」

「没有，晚妤，我没有魔怔，我好得很。」接过她手中的药碗，我反问道：「若如你所说，不是祖神，那又是谁带我回来的呢？」

晚妤神色不变，答的理所当然：「自然是我。」

「怎么会是你？」

「怎么不是我？」

我怔了好一会，忽而气笑道：「晚妤，自从祖神陨落，我便继承了他的全部神力。你说你是你带我回来，那你可知祖神替我疗

伤给我造骨？」

晚妤面上一凝，目光沉重，见鬼的星火淬在她的眸中，像是听到什么不得了的话。

「阿若，囚洞是我找到的，锁神环是我解开的，至于你说的疗伤和造骨，那都是祖神遗留给你的神力自愈的。」

她的手捧住我的双颊，湿润的手心格外滚烫。

一字一句，缓慢地，郑重地。

「阿若，那都是你的梦，不是真的。」

「祖神早就陨落了。」

够了...

不要再说了...

两行清泪蓦然留下，我甩开晚妤的手，退后两步，痴傻般摇着头，连一句反驳都说不出。

祖神魂魄未全，身形无存，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即便知道，我也在卑微的祈祷着、恳求着、盼望能早日见到他。

人间传言，至亲至爱者死后会化作星辰，抬头便能望见。可我的祖神，他什么都没留下，连一丝念想都没有。

时隔万年，我好不容易再见到他，听他唤我阿若，替我疗伤，哄我入睡，这一切都如从前那般。

但到底是我贪心了。

黄粱一梦，梦醒了，什么都没了。

暗淡了目光，屋内回荡起阵阵笑声。

仰天肆意的长笑，近乎癫狂的长笑，如锐器划破玻璃，叫人心里一骇。

晚妤几次张嘴，却又几次合上，盯着我的那双眼似是关切，似是怜悯。

「晚妤，你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

额上净是细细的薄汗。

「每日每夜，只要我合上双目，脑海里全是他教我习得法术，教我生活琐事，教我提笔练字，就连梦里都是他一遍一遍唤我的名字。」我极力绷着自己的情绪，「阿若，阿若，阿若...」

「祖神待我那样好，他那样毫无保留的待我好，可我却眼睁睁看着他身死神灭，无计可施。晚妤，天裂是我做的，补天是他做的，该死的人是我，是我啊！」

饶是晚妤这般镇定冷肃之人，也在我癫狂的声声嘶喊中，不由微微战栗。她轻启薄唇，还未来得及说些什么，院中传来一句高昂的男声——

「晚妤上神，君泽求见。」

4.

来者毫不避讳的自报姓名，晚妤一挑眉，与我飞快对视，眼神询问。

我深吸一口气，平复近乎狂暴的情绪，抬手擦拭去面上残留的泪痕，将浊气缓缓吐出。

众仙皆知，若葵神君隐居多年，不问世事，除非天帝偶邀，一般不现于人前。虽说挚友不多，但上神晚妤却与其交好，每当若葵神君因事耽搁，都会留宿晚归宫。

现如今，若葵神君被锁神环困住，神力大失，又被剥去仙骨，奄奄一息。此刻神不知鬼不觉地逃出囚洞，若无他人相助，怎么可能？

因而，不用多思便能猜到君泽来意。

大抵是没得到晚妤的回应，君泽再度喊道：「晚妤上神，君泽求见。」

察觉到君泽言语里的不耐，晚妤犹豫了会，还是度了句密语，道：「你别出来，让我先把他糊弄走。」

将将擦肩而过，我拉住晚妤的细腕，格外冷静道：「祖神最后一魂就在君泽身上。」

意料之中的瞠目，仿佛一道晴天霹雳，惊得晚妤动弹不得，良久，她才缓过神：「怪不得你待他如此特别。」

就连被他囚去，都不挣扎反抗。

「可他为何要囚你？」

憋了许久的话，晚妤终是找的时机问出。

恍然提及此事，心头涌上一阵无奈，我答道：「那日君泽由上仙飞升上神，本是寻常晋升，我却从他的护身法力中察觉到祖神的气息。为保他顺利渡过天劫，不伤及祖神寄魂，便擅自取了海棠花蕊为辅，以自身神力替他掩护。」

晚妤忍不住打断，急急道：「你既佑他飞升上神，他不感激涕零，反倒囚你？」

「事不凑巧。若是寻常海棠便也就罢了，偏偏我取的那朵海棠花蕊是他的心上人——如棠的元神。」

「.....」

「也不晓他从哪儿得知，说是以仙骨做养料，日日浇灌花灵便能重化元神。是以趁我神力不济之时，将我带回囚洞，再用束神锁链上我的脖颈，仅留一道神力助我自造仙骨。」

「以仙骨做养料？！」晚妤一道惊呼，似乎不敢相信我的话：「若他的心上人迟迟不醒，那他便要取遍所有仙者的仙骨吗？」

荒唐至极！

仙者修炼最注仙骨，所谓言仙根察慧骨，若无仙骨支撑，再强大的仙术神力也无处可施，最终只落得个凡人下场，经生老病死，受六界轮回。

晚妤倏尔顿悟，顺言道：「天上地下，四海八荒，唯有继承祖神神力的你能在失了仙骨的情况下活下来，再造新的仙骨。」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她砸着嘴，头摇的和拨浪鼓似的：「我真没想到，君泽上神的心竟如此狠毒。」

一身浸染污血的衣裳已经干成了暗红色，虽说肌肤已完好无损，看不出剔骨的痕迹，但被刀刃划破的外袍仍是勉强挂在身上。

神识微动，我换上墨色金袍广袖，淡淡道：「狠毒又怎么样？晚妤，他的魂魄里既有祖神的一魂，我便要护他周全，保他平安。」

晚妤默了一瞬，也未阻拦，轻声问：「你打算怎么做？」

怎么做？

自然是取君泽一魂，集祖神的三魂七魄。

掏出袖中的广云镜，我理好自己的妆发，确保气色如常，瞧不出异样：「以重塑如棠元神为筹码，换他一魂。」

晚妤倒是有些不放心的，道：「虽说你为神君，可重塑花灵元神并非易事。」

「晚妤，我连祖神的魂魄都能收集，区区一个花灵又有何难？」我转过身，势在必得：「他的最后一魂我等了五百年，这一次，就算刀山火海，我也不会错过。」

晚妤眼眶有些异样的红润，她低声一叹，玉指穿过我的及腰乌发：「罢了，我知劝不住你，你若想试便去试吧。」

祖神走后，晚妤便成了唯一与我交心之人，这些年打听到不少与祖神魂魄有关的消息，也得益于她的无私相助。

往事如影，历历在目，尚不及细细回忆，君泽又是一呼：「晚妤上神，君泽有事求见。倘若上神不愿面晤小神，小神便杵在晚归宫不走了。」

正事要紧。

我抿了抿唇，道：「让我去吧，晚妤。」

5.

朱门映上一袭白衣，檐下风铃伶仃作响，我微一抬眸，恰巧瞧见轻风拂过君泽额前的秀发，带起发丝，飘然而落。

天边朝霞薄云，淡如琉璃，眼前有此君子，负手而立。

许是听见寂静的院子里传来脚步声，原本侧身的君泽转而看向院内，他掀开眼帘，眉目清冷，遥遥一望。

何其相似？何其相似！

胸有成竹的笑容僵在脸上，我停下了脚步，顿住呼吸。

这一眼，恍惚万年。

万年前，我初有神识时，天地间仍是一片混沌。祖神划分六界，择六界帝君，协助料理事务，日日奔波不歇。偶有得空之时，便会对蹲在莲池，问尚未化形的我。

「小花灵，你成日与这淤泥混在一起，真的能化形吗？」

祖神身姿极为挺拔，胜过苍松翠柏，于我原身相比宛若庞然大物。因而，我不得不昂起首仰视他，冲他摇曳着花瓣。

「可以的，祖神。」

可惜，祖神并不能通晓我的意识。

与往常的例行关怀不同，那日，他格外认真，眉头皱在一起，面上染了不少愁绪，好似苦恼极了。

思虑好一会，最终严肃道：「还是将你挪去天葵山吧，那里的金瑶池灵气充沛，利于你生长。」

天葵山位于北海中央，属极寒之地，常年积雪，金瑶池更是居天葵山之巅，冰雪皑皑，经久不化。

祖神俯下身，张开双臂，作势将我从莲池捞出，我抖动着根茎，避开他的手，浑身都在拒绝。

「哦？」大概是我没料到我的抗拒，他的手顿在空中，疑惑道：「你不愿？」

自然不愿。

金瑶池灵力充沛，但环境极其恶劣。我为花灵，喜阳恶阴，那样的环境于我百害而无一利。

见我倔的不行，祖神突得意识到什么，挠了挠后脑勺，似有些恼了，讪讪道：「是我考虑不周了。」

「无碍，祖神。」

我舒展自己的玉瓣，瓣尖触及他的手，祖神似乎感应到我的安抚，舒缓了眉眼，温声道：「我自天道而出，未曾经历化形，对此着实不甚了解。不过想来，化形一事确然急不得，莲池既是你的诞生之处，你便在此安心修炼吧。」

他抬起手，葱丝般的指尖置于嘴边，微一轻咬，泛着金黄的血珠从那破口处显出，也仅一瞬，上一刻还在流血的指尖全然愈合，完好如初。

「或许这样能帮你。」

血珠顺着他的指引滴落根茎，由下至上，途径脉络，贯彻周身。磅礴的生命力霎时将我笼罩，精气萦绕，冲击我的神识。

祖神这个傻大个...

身为祖神，他的神力本就蛮横霸道，我虽为并蒂玉莲，海纳百川，不排斥万物，但这样一滴凝结他神力甚至神识的血魄，不得将我修为冲散？

两尺的花径径直长到了五尺，几近透明的花瓣也染成了金黄色，中央的莲实光芒大盛，璀璨的，耀眼的，包裹整个莲池。

我辛苦积攒数百年的修为啊...

正当我被迫含泪接受祖神的善意时，祖神却是瞪圆了双眸，紧接着迅速撇开眼，羞红了脸，就连耳尖都泛起微红。

这是...怎么了？

不知哪儿来的一阵凉风徐徐吹过，我颤巍地环抱住自己的身子，双手不住的上下揉搓，企图获取更多温暖，搓了许久，终于将手臂焐热。

等等...好像有什么不对劲。

脑子仿佛一团乱糟糟的麻线，拧在一起，拆解不开。

焐热？

焐热什么？

什么被我焐热了？！

机械般地低垂脖颈，入眼便是白净光滑且不施寸缕的起伏胸脯。我几番吞咽喉头，哽住说不出话，雷光一闪，突得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我这是因祸得福化形了？

因为祖神的一滴血就化形了？

初次化形，我也不知该做些什么，只傻愣愣的站在莲池里，目光灼灼盯着祖神。

「祖神...」我听见自己发颤的声音，弱弱道：「我修成人形了。」

他颈处的青筋暴突跳动，终是红透了面颊，背过身，不知是羞涩还是尴尬，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就在我懵懂呆站时，祖神轻咳一声，强装清冷镇静，言语却是支吾：「我...知道。」

然后呢？

我等着祖神的指示，可他只顾着自己赤红了耳根，并未搭理我。

无奈之下，我又想了想，既是已经化形，那便脱离了莲池的束缚，应该就能像祖神一般在岸上自由走动吧。

意识微动，刚抬起右腿，重心一个不稳，左摇右晃似在踉跄，待我稳定身形，原本平齐小腿肚的池面已至膝盖，人仍旧伫立原地。

明明是生我育我的莲池，怎么感觉格外陌生格外不熟悉呢？

琢磨了好一会儿，我还是决定开口求助：「祖神，我走不动。」

短短一瞬，祖神像是被我唤回神魂。他微一侧目，仍是不敢看我，但心里亦知他若不出手相助，我大概得站到日月衰落，莲池干涸。

广袖一挥，华光流淌，眼帘一阖一睁之间，我已洗去脚上的污泥，换上祖神为我选定的衣裳。

大抵是知晓我已然穿上了衣服，祖神抬头望向我，眼含琉璃，似有波光潋滟。

「我极少接触女子，不知寻常女子的衣裳该为何样。此番匆忙，故先将自己惯用的锦帛为你定制一套，你若是不喜欢，明日带你去选身合适的。」

祖神的锦帛无疑是六界之中顶级好的，可他仍是这般谨慎小心的询问我的意见。

抚过墨色外袍上以金线绣着的并蒂玉莲，心中惶恐却动容。

不争气的眼尾微微泛红，我诚心真切道：「并蒂玉莲受祖神恩泽方能化形，恳请祖神赐名。」

祖神抿了抿嘴唇，眉头轻皱，半晌，柔了神色，指尖轻触我的额心，温声道：「若于淤泥，葵阳而生。」

「若葵。」

6.

「若葵神君？若葵神君？」

几声轻唤，仿佛将食梦魔兽将梦境吞噬，打破坠梦之人所有的痴心妄想。

细嫩白净的纤长手掌在我眼前晃着，记忆中的人影几经重叠，朦胧不清的视线瞧不起来者。

「...祖神？」

呢喃一句，含糊不明。

「若葵神君，你说什么？」

清高冷漠，满是距离。

不！

他不是祖神！

祖神只唤我阿若！

冷不丁回过神，头脑仍有些恍惚。君泽肃身在我眼前，眉似远山，薄唇削然，黑如点漆的深色没有温度。

他又问道：「若葵上神，你刚刚说什么？」

「啊？没有没有...」

下意识的否认，又顿时失了语言，我撇开视线，心乱如麻。

我总不能告诉他，我在想怎么复活祖神，我在想怎么取出你的魂吧...

佯装无事发生，我轻笑着，掩饰心中忐忑，笃定道：「你方才说求见上神晚妤，其实，君泽上神想见的人是我吧。」

君泽垂首，毕恭毕敬作了一揖，也不正面回答，只道：「若葵神君好本事，竟能从囚洞里逃出。」

「.....」

你当真是在夸我吗？

承下他这礼，我拂手道：「不敢当不敢当。君泽上神能有束神锁这等稀罕物件，属实难得。」

束神锁，乃是祖神取炽烈玄铁并灌于自己精血所制，专用于禁锢触犯戒律的仙者，这样一件神器，却因祖神的突然陨落而不知所踪。

审视的目光悠悠扫过，君泽饶是冷静，回以淡淡微笑。

作为百余年来唯一一位靠自身修炼晋升上神的人，君泽固然有祖神之魂加持，但自身的天赋与境遇必然不同常人。

君泽拱手，不与我争论解释，温声道：「我来此处的目的，神君应当心知肚明。」

「自然。」笑眼盈盈地看向他，我勾唇道：「取海棠花蕊，伤如棠元神，确实是我无心之举，我自当尽力弥补，不过...」

话语突得一转：「我有条件。」

君泽一声嗤笑，仿佛听到什么谬论：「此事本就是神君过错，此刻同我谈条件，未免有失公允。」

掠过君泽眉清目秀却嘲讽至极的面孔，挑衅、不满、质疑，各种复杂的情绪揉杂堵上心口，免不得徒生怒气。

我扬声道：「失又如何？我乃祖神护神，承祖神神力，居众神之长。当日若非我神力耗尽，单凭你一小小上神，怎能将我捉去？！」

娇声一呵，眼中划过一抹浓烈警告。

既是成心逼他，言语之间也不复先前的温和，夹带着几许威严凛冽。我挑眉看向君泽，凤眸如炬。

君泽若有所思的打量我，沉言不语。

我接着说道：「我知君泽上神救人心切，今日上神若是同我达成共识，我自会倾力相助，可若是违背我的意见，那上神朝思暮想的如棠上仙是否会永世沉睡不得苏醒，也尚未可知。」

听我提及如棠的名字，饶是淡如君泽也动了身形，他侧过半张脸，面上依旧没什么表情。

还在坚守分文不值的孤傲吗？真是固执。

「上神是个聪明人。」我提脚迈向君泽，步步紧逼：「你应当知道，除我之外，没有仙者能自造仙骨。」

是的。

获取仙骨的唯一方式便是剔骨，可一个正常的仙者都不会主动献出自己的仙骨。那君泽该怎么做？弑仙吗？

权宜许久，君泽皮笑肉不笑，状似迎合道：「不知若葵神君有何要求？」

「简单，」我答的痛快：「我要取你一魂。」

「一魂？」

「是的，天魂、地魂、人魂，三魂中的一魂。」

君泽抬起手，试图掩盖嘴角抑制不住的讥笑，揶揄之态倾数溢出：「于仙者，三魂七魄缺一不可。神君敢与我提这等要求，当真是好大的口气！」

我自然知道这要求有多离谱，可面上依旧笑得无所顾忌：「那你答不答应？」

也不继续施加压力，我从袖口甩出一根点燃的香火，妥妥扎在石板面上，继而说道：「给你一炷香的时间考虑。想清楚了，这可能是你救人的最后一个机会。」

红色星火闪烁，无声无息消然，仿佛千年，仿佛一瞬。胸腔里暴躁的跃动宛若合上跳跃的萤光，扑通、扑通。

君泽，我在赌。

我赌你对如棠之心，正如我对祖神。

不负我望，在香火即将燃尽之际，君泽眼帘轻动，终是沉沉答道

「好。」

到底我赌赢了。

暗自松了口气，这才发觉冷汗湿透了重衫。

「稍等。」悬空的心脏稍稍平复，我拉上君泽的手腕，不容其挣扎地将自己的神力注入：「未免届时上神抵赖不认，我需留一道神识在你体内，以备不时之需。」

君泽督了我一眼，瞳中的不屑刺进我的双眸，深入灵魂。

明知他心中不悦，我仍旧笑弯了眼，吟吟道：「君泽上神，合作愉快。」

7.

得知消息的晚妤将我拉至院中角落，偷摸瞅了好几眼远处伫立的君泽，眉头快要拧成一团。

她抿起唇瓣，闭成一条唇线，隐忍半晌，末了，还是拽了拽我的衣袖，倾身凑到耳畔，格外慎重问道：「阿若，你当真要同君泽上神一起寻找如棠元神的重塑之法？」

不知是不是君泽剔我仙骨一事给她留下深刻阴影，她此刻看君泽的目光犹如稚兔遇饿狼，恨不得避之远远。

拾起她的手，我慰藉似的宽声说道：「你放心，我的神力已然恢复了十之七八，以他的修为断不能再将我囚去，更不能伤了我。」

「可...」

松不开眉心，晚妤欲言又止。

她既想竭尽全力显得云淡风轻，相信我信誓旦旦的保证，可又害怕再出现什么意外，见我命在旦夕。

相处多年，我自然知道她的所顾所虑，然而我也有自己必须要完成的使命。

「晚妤，」触上她的手心滚烫至极：「我说过，祖神的最后一魂，我志在必得。」

从前祖神是坚固的堤坝，不论我是宁静平和的湖面或是波涛汹涌的浪潮，他都能将我护在臂膀，佑我无恙。如今他不在，我就如水上浮萍，茫茫然无目标，寻不到方向。

我救的不止是祖神，更是心生愧疚、无处安放灵魂的自己。

晚妤闭上眼，好似在隐匿情绪里的惴惴不安，最终，她再一次向我臣服。

伸出的掌中银光微动，她叹了口气，说道：「那你带好这个。」

一颗圆润至极的银色玉珠，暖阳照射下如水晶般熠熠生辉。

「这是何物？」

晚妤淡淡回答，满不在乎道：「蛟龙珠。」

「蛟龙珠？！」

不由得拔高了音量，突而意识到君泽就在不远处，我又赶忙捂上因过于震惊而张大的嘴角，压低声线道：「你疯了吗？？」

蛟龙珠，蛟龙一族化形修仙的内丹，其颜色越纯粹越透亮，持丹者修为愈高深愈精炼。

便是粗略随意一看，我便知道这颗蛟龙珠的贵重。

晚妤虽有些不明，可她就算再迟钝，瞧见我反常的惶恐，哪里还会不清楚呢？

于是连连摆手解释道：「并非是我体内真正的蛟龙珠，形似罢了。这个仅是我以法力凝结而成，于我无损。」

她笑着，露出好看的梨涡，将蛟龙珠交付于我，并嘱咐道：

「你将其藏于眉心花钿之后，倘若遇到危险，我便能第一时间感应。」

既是如此，我也没有再推脱，遂在晚妤的眼前，立刻将蛟龙珠吸收入体。

脑海里瞬息一片透亮，心中燃起无限感激。

再次握上她的手，我轻声道：「谢谢你，晚妤。」

她反握住我，眼神柔惜：「阿若，不论何时，你都不用同我说谢谢。」

又是重复且反复地关怀叮嘱，暗自苦笑着，我指了指已经开始翻眼望天的君泽，道：「我该走了。」

晚妤舔了舔有些干涩裂白的嘴唇，似仍不甘地补充说：「你若有事，千万记得找我。」

得到我的应承，她终是一步三回首，进了屋。

返至君泽跟前，我歉声陪笑道：「劳君泽上神久等。」

「无妨。」君泽大度极了。

他谦虚问道：「关于重塑元神，不知若葵神君有何高见？」

接了他的话，我随即答道：「高见没有，高人倒是一位。」

「哦？」

君泽一眨也不眨地凝视我，眼神询问：「敢问他是？」

既是合作，我也不愿吊他胃口，故干脆利落说了句

「书天下命格，掌六界轶事——司命。」

8.

「司命！司命！」

声与身同至。

等不及通报，我带着君泽风风火火闯进了昌极殿。

沉木门砰的一声巨响，守门的童子几阵慌乱，膝盖一软，忙跪在了地上，对我行了个大礼：「我家上神在闭关！神君进不得！进不得啊！……哎！神君！神君！」

我走得大步流星，他追得连滚带爬。

瞧那惊慌失措的模样，我依稀记得八百年前，他们前的童子也是这副说辞。

这位大概是新来的，司命这种专用于应付他人、躲懒偷闲的借口竟然也信了。

进了殿内，我随手抽出书案上的一筒竹简，指了指就近的座位，道：「上神先坐，司命估摸着还得等会。」

君泽也不同我佯装客气，掀了衣摆，如自家似的落坐在席。

半晌，司命右手执笔左手握簿，自屏风后踱步而来。

他一边皱眉晃头，一边嘴里碎碎念着：「还是不太行...幼年丧母、中年丧妻、晚年丧子是不是过于凄惨了些...」

说罢，又抬起右手，在簿子上划上几笔，数次涂涂改改。

许是仍未达到他的预期，司命陷入沉思，眉头不自觉皱的更深。

正在他一筹莫展、左右为难之际，小口品着清茶的君泽凉凉开口道

「司命仙君若想苦其心志，又不忍其命途多舛，不如将中年丧妻与晚年丧子调换成中年丧子、晚年丧妻。」

司命未抬头，嘴里咬着命笔，仿佛在默默思索着此提议的可行性。

须臾片刻，他沉声道：「丧子固然心痛，但贤妻仍在，虽说无后，可若夫妻二人和和睦睦，携手共度余生，得一圆满结局，也非不可。」

提笔洋洋洒洒几行字，司命难得露出满意的笑颜，他刚想感谢提言者，眼帘轻动，却一眼瞥见身前的我。

「小祖宗？！不是，神君！你怎么来了？！」

勾起的唇角还未收起，他骇然睁圆了眼眸，显得顿足失色。

怎么？

见鬼了吗？

我笑得亲昵，柔声道：「司命，我这不是想你了嘛？」

「呵呵...」司命没相信我的话，他浓深的睫毛垂落，轻轻颤动着，委婉规劝道：「无事不登三宝殿，神君，我这儿真没有消息。」

捻起簿子一角，我抽出司命手里攥紧的命格簿，缓声道：「你别紧张，我今儿来是问别的事。」

司命缓了神态，叹了口气：「神君但说无妨。」

「是这样，」我拉着司命坐下，好生给他斟了杯茶：「我不小心毁了一朵海棠花，你可知有何修补的办法吗？」

司命侧目，声若蚊蝇。

「你毁过的东西还少吗...」

一贯秉持着沉默是金的君泽蓦地轻笑出声，眼里闪出点点光亮。瞧见我懵懂不明的视线，他又恢复成淡漠疏离的模样，不愿多言。

察觉有些不对，我问道：「你方才说什么？」

司命清了清嗓子：「我说，神君毁的是什么海棠？」

呃...

俗话说对症下药，得把症言明，良医才能下药。

以是眼一闭心一横，含糊回复道：「如棠上仙的元神。」

送到嘴边的茶杯猛然一抖，冒着氤氲水雾的热茶顺势洒在司命的手背，烫的他一阵酥麻。

顾不上仔细擦拭，司命甩了甩手，声音微茫，好似在怀疑自己的耳朵：「元神？你毁人家元神了？」

话落，他小心看了眼仍不动如山的君泽，又道：「我的小祖宗，你怎么动了如棠上仙的元神？」

字字句句，咬牙切齿。

这偌大仙界，除了如棠上仙本人，谁不知道君泽上神心悦如棠？

无奈扶额，我答道：「此事说来话长。」

司命随即接话：「那便长话短说」

「躲天劫。」

「天劫？」司命一脸狐疑地问道：「你已为神君，只要不触及天道，照理不该遭受天劫，莫非...」

司命禁了声，不远处的君泽立刻投来一道寒气逼人的视线，时而看向司命时而看向我，宛如猎豹巡视圈养的猎物，下一秒便要吃光抹净。

「哎呀！」我仓皇起身，扬声道：「你就说有没有法子重塑如棠的元神吧！」

贸然被打断思路，司命蹙眉，嗫嚅道：「办法倒是有，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难啊。」

难？

再难能比我复活祖神难？

于是挑起眉：「管他难不难，你先说与我听听。」

见我流露出鄙夷的目光，司命缓缓道：「南海有孤岛，名为蓬莱。蓬莱盛产仙物良药，其中有一灵株名为归一，有聚神归元之效。」

归一...

不等司命说完，我有些尴尬，又问道：「...或许还有其他可行之法吗？」

「暂时未曾听闻。」

我端起手边的茶杯，微抿了小口，茶叶的浓香和苦涩扑然而至，萦绕鼻尖，挥散不去。

看样子，重塑如棠的元神当真有复活祖神那样难。

「神君可别不信，这归一神着呢。」不同于刚才同我介绍时的漫不经心，眼瞅着我露出犹豫不决的表情，司命眼里迸射出火光。

他神采飞扬，近乎手舞足蹈地说道：「且不说先前人界已亡帝皇被他的忠臣用此物从阎王手里抢出，就说魔界那天生体弱多病、被众魔戏称为药罐子的神机军师，据说就剩最后一口气了，偏偏被他的爱妾寻来归一，从此容光焕发，精神抖擞，更甚从前。」

低垂了眼眸，映出睫下一道阴影，我心里暗自好笑。

怎么会不信？

怎么能不信？

毕竟，我就是你嘴里那个救下人界帝皇的忠臣和治愈魔界神机军师的爱妾。

不过，从前我只知归一能聚集神魂，今日才知晓其还能归还元神。

一口气说完大段话，司命兴奋地红了脖颈。他随手执杯，喝了我刚斟的热茶，猛得一囁，又被呛得双目通红。

我轻拍着他的后背，看他慢慢缓过气，嘶哑喉咙道：「只可惜归一自身属性相斥，四海八荒之间只容存活一株，且其千年才得一株，因而遇见它便是缘分，不可强求。」

缘分？不可强求？

当真是我运气好，次次去蓬莱，次次都遇到。

司命撑上座椅旁的圆木扶手，左右看了看，突然说道：「君泽上神呢？我怎么没瞧见他？」

「君泽...」

我望向他之前的位置，那处已然是空无一人。

心底涌上一股寒意，登时血往头顶涌，耳边仿佛有道巨响，一朵璀璨烟花轰然炸开。

遭了！

君泽定是独自一人前往蓬莱仙岛了！

9.

浩浩荡荡的乌云自远处飘来，成团聚集在蓬莱仙岛上方，阴密覆盖间不时有金黄的闪电撕裂苍穹，照耀天际，几道低沉的闷雷纷来沓至，震得人耳发溃。

岛上一时狂风大涌，飒飒作响，掀起地上尘埃，遮掩本就朦胧不清的视线。

驭云凌于蓬莱岛之上，双眸不禁眯成一条细缝，谨慎审视着岛上的情景。

不对啊，我记忆里的蓬莱仙岛并非如此。

那时旭日自东而升，万丈光芒透过薄雾，散射岛屿，望不到尽头的海面闪烁着精光，波光粼粼，似锦鲤身上的细鳞，翻涌着流光四溢。

仙草灵株，洋溢生机，宁静祥和，一片朝气蓬勃。

静置其中，甚至感受不到时光流逝。

可眼前这蕴含着浊气的阴霾是怎么回事？明明距上次不过五百年光景，蓬莱怎的变成这般模样？

踏上这片熟悉又陌生的黑褐色土地，潮水般的幽冥浊气迎面而来，一双双腾空飞舞的近乎透明的血色利爪四处逃窜，仿佛厉鬼巡街，四周扫察，寻找下一个可以捕食的灵魂。

我轻阖上双目，细细探索其中暗流的浊息，不免心中一骇。

这混杂着魔、妖、冥三界的混沌已席卷整个仙岛，深入每一寸土地，竟累得大多仙品灵药断却仙根，失了色彩，焉然颓废。

抬眸眺望蓬莱中央，那处浊气浓郁，森森弥漫，灰蒙蒙笼罩着，较岛沿岸似乎更为严重。

莫非是仙岛的结果界破损？

不应该啊，这不过五百年...结界怎么会破损呢？

千年树灵随风摇曳，弯起腰身，飘落的树叶被卷入空中，像断了线的风筝，顺风而舞，阴风吹动衣纱，带动衣袍肆意纷飞。

不行，还是先去结界结印处看看。

刚走了几步，岛中突然传来一阵巨响，震耳欲聋，眼前凭空浮现一处暗黑景象，转瞬即逝。

朦胧的人影、颤巍的步伐，那是...君泽？！

神识微动，寄予在他身上的神识立刻感知回应，透过它的视线，君泽正单手捂住胸口，好似在遭受什么锥心痛苦，浑身颤抖。

「危险！快回来！」

捏出一道瞬移诀，我立在他的身后，嘶吼出声。

君泽佝偻着背脊，单手撑剑插入地面，指尖泛白。

血色利爪铺天盖地，电光火石飞扑而下，不间断地撞在君泽支起的结界上，原本坚固的结界此刻已然显现裂缝，摇摇欲坠。

结界能隔绝利爪、隔绝飞石，却隔绝不了我的声音。他明明听见我的呼唤，仍固执不理地向前挪步，一点一点。

「回来！」

召唤出手心藤蔓，直奔君泽而去，紧紧环绕他的腰身，作势将他拉回。

他垂下头，只一眼，立刻发力挣开我的束缚，藤蔓节节断裂，残枝坠落，化为枯段。

为什么...

万年前，祖神以身填补天裂时，也是这般决绝...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都要这样？！

为什么你们都想离开我？！

「君泽！！」

藤蔓再次抽出，一分为二，甚至更加粗壮，死死勒住君泽的两个脚踝，令他趑趄不前。

饶是感受到阻拦之力，他机械般的回头，一双黑得毫无焦点的瞳孔麻木地望向我，仿佛气力用尽，疲惫至极，透过重重血爪，穿透我的灵魂。

沾染斑驳血迹的脸庞没有色泽，君泽细微地开口，声音若有若无

「放开我...」

许是同我说话太耗精气，他分散不出额外的注意力，本就脆弱的结界应声而破，一个利爪击穿结界薄弱处，朝他腹部袭去。

不好！

手腕一转，猛然拽动藤条，君泽毫无防备的扑倒在地，掌心摩擦地面。

「疯了吗？！那里的浊气和血爪你都看不见吗？！」

嚎啕的声音掩不住担忧，眸底的波光暗涌浮动，眼尾泛着红润。

君泽同样狼狈不堪，他压抑许久的腥甜喷在黑褐色土壤，疼得面色苍白，嘴唇干涩。

「我不瞎...」

晃晃悠悠起身，艰难又缓慢。徒手扯去脚踝上的藤蔓，勾勒的倒刺让他本就残破的双手更是鲜血淋漓。

以血为介，君泽再次筑起结界。

「君泽...你听我的，回来...先回来...」

纤长浓密的睫毛帘子簌簌颤抖。

「归一...那里有归一...」

他没有转身，哑着喉咙。

犹如一张绷到极致的弓弦，下一刻就要断裂。

不可能！

上一株归一早在五百年前被我摘走用于救活人间帝皇，怎么可能会有另一株？

可就在这疑心瞬间，被君泽身形遮掩的灵株蓦地显现，那吸睛的幽紫灵株温润地散着光芒，与阴风利爪显得格格不入。

当真是归一！

我稳了情绪，匆忙扯出一个笑：「是，是归一，但那里浊气侵蚀，你先回来，取灵株一事我们从长计议，寻个两全...」

「什么从长计议？！什么两全？！它就在我眼前，我为何不取？！」

那么沉重，那么悲伤，掷地有声的话语好似藏起了诉不尽的哀求，像一把锋利尖锐的刺刀，狠狠扎进我的心口。

滴答，滴答，疼的心在滴血。

我知道。

现在的君泽正如万年前的我，惶恐、哀恸、彷徨且无助。

心里渴求着奇迹，却也害怕奇迹变成奢望，得不到回应。每一次浅浅的呼吸仿佛掐紧了喉咙，愈发窒息，每一寸经脉好似被人生生碾断，生不如死。

是我低估了君泽对如棠的情深义重，是我高估了自己的理智冷静。

「好。如果你非要现在取，我帮你。」

君泽扭过头，眼眸猛然睁大，震惊的痴痴道：「你...」

「我说过，重塑如棠元神一事，我定会倾尽全力。」

他低声道：「谢谢你...」

「不用谢我，我们之间，从来都是公平的交易。」

血印结界里的粉色血雾渐浓，君泽撇了眼，紧咬唇瓣。

「蓬莱乃是人、魔、妖、冥，四界的交界处，创世之初此地并非是岛屿，而是一条裂缝。为阻止浊息漫上人界，祖神取自己一条肋骨填补沟壑，并以神力凝山，造结界维稳此处安逸。」

环顾四周的浓郁阴霾，我不由蹙紧眉头，沉了声音。

「祖神陨落前，蓬莱仙岛借祖神神力生出不少仙物灵株，祖神陨落后，许是失去了祖神的庇护，此处结界日渐淡薄，因此，每隔六百年，我便会来此加固结界。」

「那它为何...」

「我也不知。」

思索片刻，我开口道：「罢了，我先助你取得归一。」

闪步靠到君泽身侧，头顶亮起一笼金色光辉，我逼退他的血印结界，往他体内输入一道神力。

得了稍许停歇，君泽的面色终于不若将死之人，我搀着他的手臂，一步一个脚印。

灵株吸引群魔乱舞，越靠近归一，利爪越发繁多锐利，不断撞击结界，好似百鬼夜行，撕破苍穹。

「咳咳...」

到底不能将所有浊息隔绝在外，旧伤未愈的君泽被扰了心绪，捂嘴掩声。

我侧眸看他，再输入一道神力，安抚道：「撑一会儿。」

不长的路，我们却好像走了千万年，终于，亭亭而立的归一仅在一歩之遥。

眉梢染上愉悦，我欣喜道：「你留在结界内，我去取来。」

君泽有些犹豫，但仍是轻微点头，缓缓答应。

弯下腰，我伸手摘取归一的植茎，正欲折断，一双血红利爪直戳我的左肩，生生刺穿肩头，深可见骨。

突如其来的袭击容不得我后退，大股鲜血顺着肩膀汨汨流出，低眼一瞧，那利爪已然没在肩膀的血肉，狠狠撕扯筋络。

「若葵神君！」

一声惊呼唤回些许清明，我咬紧牙关，将归一连根拔起。

回到结界内，紧绷的身体骤然抽空，我大口喘息着，冷汗湿透衣衫。

瘫软之际，君泽搂过我的腰侧，急急道：「神君！」

猛一阖目，我拽住未没入肩头的手臂部分，狠心将其拔了出来，刹那间，鲜血横飞，带出糜烂血肉，甚至能听到骨肉分离的粘腻声音。

未料到我的果断，君泽倒吸一口气，抓着我的指尖更加用力。

眉心亮出微光，映出淡淡花钿，尚能使唤的右手封住肩头所有穴位，止住狂涌不断的热血。

将剩余的神力凝造黄金结界后，跳跃的心脏扑通扑通，好似要闯出胸腔。

我倚在君泽怀中，抓住他的衣襟，喘声道：「晚妤已经感应到我，你若见到她...若见到她...告诉她...去南海深处...找...时鳞。」

神力耗尽，身心俱疲，终是眼一黑，失了神识。

10.

我醒来时，脸正伏在书案上，胳膊枕着额头，嘴角的晶莹流出一摊。

迷糊掀开眼帘，眸里还有惺忪的睡意，下意识揉了揉眼，面上有些初醒时的红晕。

依稀视线里，一袭墨色广袍踏着轻步，悄然出现在门口，照出地面一道阴影。

「阿若。」

不知是看见了什么，他声音一顿，再开口时多了几分无奈：

「你是不是又睡着了？」

哦？

我刚刚是睡着了吗？

为何脑海里突然多了许多东西？

就好像被人扒开头骨，强行塞进许多并不愉悦的记忆，各种画面交替闪烁，吵吵闹闹一团浆糊。

都是梦吗？

颅内仍是混沌，于是皱着眉心，下意识答了：「嗯...」

「你瞧瞧你，每次我让你练字，你都在躲懒睡觉。」

清冷薄凉的语调，明明是略带谴责的话语，在他的嘴里，却是凭空多了几分包容和宠溺。

垂下双目，书案上的宣纸因手臂按压揉搓生出些许褶皱。偌大纸张上仅写了一个「舍」字，还因那晶莹晕染开，像个随心拈来的黑白水墨画。

一圈一圈，层次分明。

莫名盯了许久，盯到眼眶开始发酸，我轻声道：「对不起啊，祖神...」

阿若好像又辜负你的期望了。

祖神怔了怔，温声道：「一件小事罢了，何需同我道歉？或许你本就不适合提笔写字，是我强人所难了。」

他抬步走近，微一俯身，隔着案桌，温热的指腹擦过我的嘴角，明眸浅笑：「我们阿若睡得真香啊。」

轻轻一句，似是感慨，似是怅然。

柔和容颜，万年不变，纤细指尖，一如从前。

是谁的话动人心弦？

是谁的眼热泪盈眶？

祖神拉过我的手，热的包裹着凉的，干燥的包裹着湿润的，掌心相贴。他勾唇笑道：「我今日做了你爱吃的糖醋鱼，去尝尝？」

没有拒绝，也不愿拒绝，放纵了思绪，就这样任由祖神牵着、领着。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树影斑驳，低头是我二人的剪影，仰头是他坚毅的肩臂。

湖中亭台下，一碗色泽诱人的糖醋鱼呈在桌面上，大抵是刚做完就去屋里找我，碗面仍冒着氤氲热气。

手肘撑在青玉石桌上，祖神单手托着下巴，见我伸筷夹了一块鱼肉，便满心期待地问道：「怎么样？」

眼中波光盈盈，像漆黑夜晚里，皎洁的月光映在宁静的湖面，反射柔亮。

鱼肉入口即化，鲜嫩软滑，令人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好...很好。」

如果可以，我能吃一辈子。

须臾间，祖神睫毛微微一动，颊上霎时浮现一丝无措，好像又很迷茫：「阿若...你，你为何哭了？」

「哭了？我哭了吗？」

如有水珠应声而下，零星几点掉落碗边，我放下手中的银筷，抬起冰凉的手，试图将那水渍拭去。

越擦越多，越擦越多，甚至暗淡了视野，黏合湿润的睫毛，遮住晃动不安的瞳孔。

擦拭无果。

末了，遂自暴自弃，两手一甩，砸吧几下嘴，丧起脸，吐出舌：「祖神，阿若的嘴里太苦了，太苦了，苦的我...」

苦的我...

苦的我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只是心很痛，眼很酸，好像有数不尽的弥留遗憾，好像有道不清的埋怨不甘，如鲠在喉，满满的，堵得人一塌糊涂。

始料未及的反应，祖神猝不及防起身，端开仅动了一筷的糖醋鱼，远远放在石桌另一端。

他到我跟前，长臂搂住我的身子，从上至下，轻抚我的后背，内疚道：「应是我做的糖醋鱼不符你的口味，阿若莫要哭了，莫要哭了...」

决堤的江河一泻千里，无声的呜咽泪如雨下。

「不是的，不是的，鱼很好吃，是我的问题...祖神，是我的问题。」

是我嘴笨尝不出味道，是我愚昧辜负你的心意，是我...

通通都是我...

不知哭了多久，哭到只剩抽泣。祖神松开圈住我的手，指节若有若无地刮过我的鼻尖，嘴角不由自主的上扬，无奈叹息道：
「阿若啊阿若...」

脸上泪痕未干，我离开他的怀抱，疑惑看向他。

欲言又止，祖神摇了摇头，少了几分沉重，多了几许轻松。他咽下原本想说的话，转而问道：「阿若想去蓬莱吗？」

「蓬莱？」

「嗯。」

我听过这个名字吗？为何如此熟悉？

混乱的记忆四处穿插，叫人一时分不清现实与梦境。

「那是哪儿？」

「一个好地方。」

晨曦耀眼，他的笑却比初阳还明媚。

「顺便让我看看阿若是否有好好练习驭云术。」

驭云术？

说实话，驭云术我练的极好，只是...

近在咫尺的呼吸，与高空寒凉相背的热量喷洒在耳背，我甚至能感受到祖神起伏的胸膛。

绯红顺着脖颈一点一点爬向我的双颊，于是结巴道：「祖，祖神...要不咱，咱还是分开驭云吧？」

祖神瞅了眼我们脚下仅有尺寸之地的迷你彩云，郑重问道：「你平日里就用这个么？」

「是，是啊...」

蹙起眉，他奇道：「真的够吗？」

「.....」

祖神，真的不是所有人都如你这般身形挺拔，或者说，真的不是所有人都有你这般神力，随手一造的彩云不仅能站，还能坐，甚至躺...

「其实我一个人用是够的。」

飘然一句，淹没在狂啸风声里。

想必是怕我赫然，祖神又补充道：「改日教你御剑术，起码能宽敞的多载一人。」

「.....」

你教我御剑术，就是为了让更方便载你？

穿梭在云空，脚下是一览无遗的湛蓝海面，平坦之间凭空多出一座孤岛，层层仙雾缭绕，显得有些突兀。

「就是那儿。」

他遥遥一指，我顺势降了高度，临近蓬莱，却始终盘旋在岛屿上空，没有落于地面。

和煦的微风拂过，撩拨身后乌丝。

祖神蹭到我的耳畔，低声问道：「你为何不下去？」

衣袍侵染的寒意未退，我弱声道：「我怕摔。」

一人的重心尚能平衡，可如今一人变成两人，摔了自己不碍事，摔了祖神...

他握上我的手腕，笑道：「有我在，你别怕。」

得了祖神的安抚，习惯性地闭了眼，几个深呼吸后，猛地睁开眼，集中精神，道：「祖神，小心了。」

一鼓作气，倾身而下，果不其然，我们实打实地跌落在地上。

祖神先着地，背脊猛地撞上了碎石嶙峋的黑褐色土地，他仰躺着，怀中护着小小的我。

这就是祖神说的别怕吗？

蜷缩在他的胸口，脊椎抵着他的肋骨，这么一股子冲击力，恐怕祖神也不好受。于是下意识起身，仓皇问道：「祖神，你可还好？」

祖神缓缓坐起，刚一开口，嘴里淬出一口血沫。

「祖神？！」

他平复了喘息，面上哭笑不得：「不小心碰到伤口了。」

轻描淡写一句话，光明正大糊弄我。

虽说我降落不稳，但是能让祖神吐出血的伤怎会是小伤？

沉了脸，寒了颜，压抑着恨不得立刻查看他伤势的心，冷声说道：「怎么回事？」

眼前这个从来都是意气风发的人，陪着笑，舔着唇，浅声回道：「我取了根肋骨，堵了三界裂缝，拦了阴郁浊息，造了蓬莱仙岛。」

见我面色愈发不明，他匆忙道：「不过一根肋骨就换了人界安宁。阿若你瞧，这里是不是一点浊息都没有？」

是。

这里是没有浊息，可你的肋骨呢？

祖神毫不在乎的宽慰我，镇定自若，就好像失了肋骨的人不是他，受了伤的人也不是他。

一个习惯做参天大树的人，心里只有如何庇佑苍生，时间久了，也就忘了什么叫依赖，忘了什么叫软弱。

心炼成了铁，身造就了钢，从头至脚，全副武装，只是手执一柄长剑，宁死守卫六界安宁。

垂眸瞧了祖神良久，我抬起双臂，想要抱抱这个替众生遮风避雨而忘记自己的人，可又有些害怕，顿了手，停在空中。

祖神忽而拥过来，胸口靠着胸脯，他的头搭在我的肩窝，感喟道：「阿若，你别担心，我可是祖神，没事，真的没事。」

祖神、祖神、祖神，简单的两个字端的是枷锁，端的是咒术，把所有的责任与担当扣死在他头上，挣扎不得，反抗不得。

敬仰也好，唾骂也罢，不管是福还是祸，他都得受着。

「我...」

出口的声音嘶哑至极，仿佛刚经历了一场歇斯底里的怒吼，嘲嘶难听。

稍稍整理了心绪，我隐去眼里的雾气，笑比哭还难看：「祖神，你守六界，我护你，好不好？」

从前你保护我，这次换我来保护你。

好不好？

11.

挨不住我的眼泪汪汪，祖神终是答应同我一起在蓬莱仙岛养伤。

既是要养伤，那便得小住一段时日，虽说是临时起意，但好在岛上丛林繁盛，随手用了些也能造个遮风蔽日的小木屋。

这日晚上，将将要歇息时，有人敲了敲我的屋门，叩叩两下，没了声响。

见我没应声，遂轻手推开门，悄然走近烛火处，正欲吹灭时，来者侧眸一看，愣了愣，问道：「阿若？你怎么还没休息？」

我抱膝坐在床头，两眼瞪得溜圆：「我不困。」

祖神轻轻一笑：「明天又该赖床了。」

烛火摇曳，棱角分明的脸庞侵染上昏暗的光亮，灯火在他漆黑的眼眸中舞动，如夜空里的荧荧星辰。

「阿若，」他松开我的束发绸带，细细顺着我的长发，「你若再不睡，可就长不高了。」

「是吗？」我幽幽问道。

祖神没有察觉，淡淡嗯了声，温柔得依旧。

转过眼珠，一点一点对上他的眼，撒娇似的糯声道：「祖神，阿若想听故事了。」

他抚过我的发顶，一下又一下，像是抚摸什么毛茸茸的动物。

「阿若想听什么？」

顺手搂过床上仅有的玉枕，抱在怀中，微抵着下巴：「我想听关于祖神的故事。」

「我的故事？」

「嗯。」

眼睛弯成月牙，祖神笑盈盈地开口，却有些遗憾道：「我没有故事，便是有，也无趣得很。」

手心有意无意地蹭过我的耳垂，我微微阖上眼，享受他此刻的爱抚。

「只要是关于你的，什么都可以。」

手上动作未停，祖神默了会，好似当真在努力回忆，想寻个有意思的故事讲与我听。

过了半晌，直到我开始犯起了迷糊，才听见他略带遗憾地说道：「抱歉，阿若，我着实没想到什么故事。」

片刻，他又补充道：「或者，阿若想知道什么呢？」

我睁开眼，眨巴眨巴好几下，人影几经重叠，汇聚成一。

「祖神，我的名字是若葵，你的名字呢？你叫什么？」

祖神憨厚地正色答道：「我就是祖神。」

瞧见我迷惑不解的目光，祖神无奈地耸了耸肩，说道：「我诞生那日，天道便已昭告众生，奉祖神为主。彼时，四海八荒之内，不管哪号人物，但凡见到我，都得尊我一声祖神。」

「是以，我没有单属于自己的名字，因为我的名字就是祖神，天道所赐，六界恭敬。」

怪不得。

在我初初化形那日，请求祖神赐名之时，他会那般纠结犹豫，因为他没有只属于自己的名字，所以，他亦不习惯替别人赋名。

似是不经意间，我小声嘀咕着：「凡是天道所出，皆为祖神吗？」

祖神抿唇，思索了会，道：「我想，应该是的。」

松开了玉枕，我直起身，直勾勾地盯着他：「那...无论何时，无论哪次，天道所降的祖神都是你吗？」

好似忽然察觉到什么，祖神微变了面色，可也就一瞬，他又笑着看我，揉发的指尖愈发轻柔：「傻阿若，既是天道所出，祖神又怎会仅是我呢？」

「好了，」祖神收回手，调整了玉枕的位置，又按上我肩，将我放在床榻，「故事听完了，阿若该睡觉了。」

「.....」

不等我反应，他动作极快地熄灭了屋内仅有的光源，木门特有的吱呀声缓缓传来，借着门缝里透出的月色，他的身影显得格外清冷。

目送祖神离去，我再度坐起身，望着那扇门。

翌日清早，丝丝乐声入耳，我推开屋门时，祖神正端坐在庭院石凳上，指尖夹着一片竹叶，薄唇轻含着，说不出的寡淡宁静，清正高洁。

见我现身，那清脆细碎的乐声一停，他掀起柔和明亮的眼帘，遥遥看着我，招了招手：「阿若，过来。」

由远及近，停在祖神对面，这才发觉石桌上盛了一碟松糕，我隔着石桌，缓缓落座。

「尝尝。」

软白糕体上零散着幼嫩清香的桂花，我捻起早已切好的一小块，送到嘴边，停了会，终是下定决心，漠然说道：「其实，你不是祖神吧。」

不是疑问，不是询问，简单一句如平地惊雷。

蓦地放大瞳孔，祖神僵硬了身子，他定定地看着我，一言不发。

「不，应该说，你不是万年前的祖神。」

没有答话，却也没有否认。

我轻咬一小口松糕，自顾自说道：「祖神不善厨艺，不进庖厨。不论是糖醋鱼，还是松糕，从来都是我做与他吃。」

我的祖神，他无所不能，却在下厨一事上一窍不通。

「其实你做的很好，不管是身形神性亦或者行为举止，都与万年前的祖神一般无差。」

练字、蓬莱、养伤，一桩桩一件件，恍惚如同万年前，几度让我以为自己坠入梦境，重回当年。

「可你到底不是真的他，不管多么像，你都不是他。」

言之凿凿、确信无疑。

始终坐着的祖神没有被揭露时的不安与惶恐，除却微微讶异，他的面上看不出多余表情。

「美曰其名检查驭云术，实则是借我之手前往蓬莱。」

「坠落时用肉身护我无恙，手把手教我造屋，不是你不愿亲力亲为，而是因为你失了神力。」

我指了指自己，道：「你的神力自陨落便在我这里。我说的对不对？聚集了两魂七魄的，祖神。」

他静静地听我说完，上下打量一番，勾起的唇角甚至透露出些许称赞：「不愧是我一手带大的阿若。」

「.....」

「这里确实不是真实的蓬莱，只是睁眼之时，你已然同我一起。既然是你造出的场景，我便只能顺着从前陪你演下去。我以为我演的很好，没想到，竟是在陪我逢场作戏。」

祖神顿了顿，大概是在细细想着我的话，继而道：「其实你说的也不全对，我不是全然失了神力，而是二魂所具的神力稀少，我已全部耗尽。」

我傻愣地看着他，似有什么困惑许久的解答，蠢蠢欲动，即将破土而出。仿佛即刻就要印证心中所想——

「是。当初你被囚之时，助你重塑仙骨的不是传承给你的神力，是我。」

变换了姿势，祖神将松糕推到我的面前：「三魂未全，免不得缺少些什么。现在看来，相比从前，我是缺少了部分记忆。」

所以昨晚，他记不起修炼化形的花灵不会在身形上发生任何变化。

所以昨晚，他没有胡乱应付我，而是真的想不到有关自己的过去。

几经沉默。

「我不记得自己不擅厨艺，亦不记得这两样食物出自你之手。只是心里一直挂念着，惦记着想让你试试。」

便是缺了一魂，也在想着给我做顿饭菜吗？

他噗嗤一声，好像被自己蠢笑：「没想到，这居然成为被你察觉的破绽。」

难得的赤诚相见，我趁机追问道：「你躲了我这么久，为何又突然出现？」

好似被我问倒，祖神眉头微微一动，半天才答道：「阿若，我没有躲着你。」

想了想，他又改口：「我只是...不希望你费尽心思复活我。」

叹了口气，面上添了不少愁绪，祖神接着道：「阿若，你比谁都清楚，一旦祖神诞生，必是六界有难。你这般固执而为，必然会给六界引发新的灾难。」

万年前，祖神的诞生是为了协调混沌六界，陨落是为了修补乱世天裂。要论起因，他的存在与消亡都合理合矩。

可.....

合理合据又怎样？

我就是不愿见他消失三界，不愿看着这个掏心掏肺庇护六界的人，连专属于自己名字都没有的人，身死神灭。

「我...」

「你...」

突如其来的出声，抬眸相视一眼，彼此都有些尴尬。

祖神颌首，浅笑道：「阿若先说。」

「祖神。」难得的正经严肃，我板起脸，郑重道：「若是阿若冒犯了你，你会怪罪阿若吗？」

祖神伸过手，笑吟吟地捏了我的脸颊：「我怎么会怪罪你呢？」

他递来一块小松糕，见我接过，自己又拿起另一块，慢条斯理地咀嚼着。

「我有一事，藏在心里许久，不曾付诸行动。现在想来，倘若今日不做，日后必会后悔万分。」

听我这般言语，饶是祖神也来了兴趣，他放下手里的松糕，格外慎重问道：「何事？」

神情诚恳，不加防备...

诚恳，不加防备。

不加防备！

瞄准他的唇，电闪雷鸣一瞬间，在祖神完全没有抵抗没有反应之际，迅速倾过身，将自己的唇覆上去。

刹那间，火花四溅，心如擂鼓，脑海一片空白。

放大的脸庞，交叠的呼吸，慌乱的神情。

他微张的唇来不及闭上，同预料中的触感相似，只是比想象里更加冷淡。

到底是不敢，我快速离开，冒着寒汗的十指死死揪着两侧的外袍，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

狭长的双眸瞪如铜铃，他面上净是惊讶与惶恐。

「你...你...」

支吾良久，说不出话。

鬼使神差的，莫名理直气壮。

「是！是阿若心怀不轨！是阿若以下犯上！是阿若行事鲁莽！可我若是不试试，我...」

我一定分不清，复活你的执念来源何处，不安的是内心灵魂还是胸腔躁动，纠缠我近万年的情愫是敬重还是爱慕。

炙热的胸膛里仿佛燃了一团火，愈演愈烈，脑海里突然有个声音在疯狂叫嚣着，呐喊着，让人无法自控。

于是——

「祖神，你倾慕我。」

不争气的舌头一卷，我闭上眼，恨不得嘴里狠狠咬上一口：

「不是不是...是是是...」

越是匆忙越是慌乱，我急得快要哭出来。

「是阿若...倾慕你。」

终于说出口，我低垂着目光，血流得汹涌，整张脸和烧红了的碳火一般滚烫。

与我独自的兵荒马乱不同，祖神只干愣着，看着如小丑般上蹿下跳、忐忑不定的我，噤声不言。

咚、咚、咚，格外漫长的等待。

心里的悸动仿佛随着他的不作为静了、凉了，堕河三尺，寒凉刺骨。

这是...无声的拒绝吗？

也对，也对。

他是高高在上的祖神，是人人都要尊敬的祖神，我不过一个花灵，不过是受他悉心照顾，受他精血化形的花灵。

凭什么如此嚣张？凭什么如此张狂？

潜意识向后退了两步，喉头微微攒动，我抿紧唇，哽咽着急急否认，欲盖弥彰。

「不...不是...没有...」

模糊视线里出现一双黑履，熟悉的气息迎面而来，那双从来都是温暖的手捉住我的指尖。

不同于以往的每一次，我能清楚感受到他的颤栗。

两只手，一上一下，镜像交叠着，以从未有过的方式，十指相扣，紧紧相贴。

「阿若，你当我为何阻止你？不是我不愿，不是我不想，是我胆小，是我害怕，我怕你被天道惩罚，我怕你承受本不该承受的苦。你...明白吗？」

如叹息般的淡淡一句，却如一把熊熊火焰，重新燃起我的心。

提起的大石头落下，不确定的答案豁然开朗，如饱食饕餮的豺狼虎豹，一下子得了满足。

够了。

我要的从来不多。

只你一句，就够了。

指节用力，我反握他的手，任由掌心的汗渍黏合。

「祖神，等我，我一定会将你迎回六界。」

12.

临近傍晚，天上飘起了点点雨珠，零星打在竹叶上，生出沙沙一片。过了好一阵，雨势没有减弱的趋势，反倒是愈下愈大，天地朦胧一片，水雾漫天。

「阿若，想出去走走吗？」

一道柔和的声线打破雨日的静谧。

祖神轻步走到我身后，将完全敞开的窗子微微掩上，留了一半视野。

他拉过我的手腕，拭去衣袍上沾惹的水渍：「你瞧瞧你，将窗子全然打开，平白染上凉雨。」

一双浓深的睫毛低垂，顺着他的视线，我看见那只向来都是握剑、结印、施法的大手正仔细拍着我的右臂。

太真实了。

真实的让人心生不安。

「祖神，我为何会制造出与万年前相同的梦境？而你又为何会出现在我的梦境里？」

祖神手一顿，道：「我也不知。但我想，如果我与蓬莱是你隐藏心底的执念，可能是因为你伤的太重，神识浅薄，身体使用沉浸式的梦境进行自我疗愈。至于我的出现，或许是因你动用太多神力，这才引起我的魂魄交相感应，导致现在的我取代了梦境里的我。」

执念？

我与蓬莱仙岛联系不多，甚至可以说知之甚少，仅有的了解也是听祖神无意谈起，这执念又从何而来？

「不过，」祖神淡淡道：「这也仅是我的猜测罢了。」

我默了点点头，忽而问道：「祖神，你可知蓬莱再度溢出浊息了吗？」

「溢出浊息？怎么会？」

「我也不知。自你陨落后，蓬莱结界日渐薄弱，因而每隔六百年我便会来巩固一次结界，然此次不过五百年，结界已拦不住三界浊息。」

祖神不出声了，良久，才黯然道：「不。设结界的本意是用来保护蓬莱的仙物与良药，我以肋骨造岛，不管结界是否坚固，蓬莱都不该再有浊息弥漫...」

倏尔，他又反问道：「阿若，你上岛之时可曾勘察过这个木屋？」

木屋？

我有些不解，便问道：「我为何要察看木屋？」

「木屋正中央往下三十米，是我掩埋肋骨的地方，那处亦被我设下了封印。虽说封印难以破除，但毕竟过了数万年，难免有人生了异想...」

「祖神的意思是有人知晓了肋骨的位置，并且破坏了封印？」

他无声地看着我，好似默认。

「可他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

祖神摇了摇头，白嫩细长的拇指与食指合上自己下巴：「这也是我没想通的地方。我曾令南海蛟蛇一族世代看守蓬莱仙岛，一旦仙岛出现异样，蛟蛇族时任族长需第一时间告知天帝，由天界想办法修补。」

「若你所说，蓬莱仙岛已出现浊息，为何天界没有动静？」

「还是说，蛟蛇一族隐瞒不报？」

蓬莱仙岛一事疑点重重，叫人寻不着头绪。解不开的愁困写在他清瘦的面容上，眉头已初显川形。

大抵是没有什么思路，祖神复而说道：「如今，蓬莱既已出现浊息，那你便当个信使，通知天帝，务必请他查明事情真相。」

「嗯...」

交代完我，他的脸色却依旧很不好看，绷着的五官格外僵硬，沉甸甸。

「祖神，」我踮脚搭上他的肩，轻轻拍了两下，「你离开六界这么久，不能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很正常，没必要自责。」

祖神不由微怔，随即温和地笑了笑：「很明显吗？」

明显吗？

其实也不明显，只是你在我跟前从不掩饰，只是这些年我都在努力了解你。

我同样笑着，轻轻答道：「是啊，不能再明显了。」

扬起的嘴角向上，他下意识的捏上了我的脸，粉红的唇瓣被摆弄出一个大大的笑脸，像逗弄孩童般乐着：「不愧是我一手...」

话语未完，祖神大老粗的脑筋仿佛突然意识到什么，墨黑的目光在我的唇角上流连，耳朵尖尖微红。

气氛逐渐有些旖旎。

可惜，他终归不是个擅长表达的人。

静了须臾，祖神低下头，抵着我的额头，叹息道：「阿若，我该走了。」

温度传感，肌肤轻触。

我忽地抬起眼帘，指尖下意识拽住他的衣袖，恳求问道：「不能再多陪我一会吗？」

祖神没有答话，只是垂落的双手悄然绕过我的肩头，一手环过我的腰，一手按住我的头。

他的呼吸很重，重到让我怀疑他也在拼命隐忍内心的不舍，可他的面上又很平静，静到让我鄙弃内心的自作多情。

祖神，此次一别，下次再见不知何时。

你...会舍不得我吗？

耳边传来他强劲有力的心跳，却像牵着我的心，万般流连。

雨声隆隆，又凶又猛，好似催着赶着，从天上一股脑儿倾泻而下，敲打着屋上横梁。

明明是梦境...

怎么能如此清晰...

罢了罢了，做神仙不该太贪心，该来的总归躲不过。

厮磨片刻，我触上他的胸膛，微微推开他的禁锢，红着眼眶道：「下一次，希望下一次，你已是完好无损、平安无恙地站在我面前。」

到那时，我再庄重地告诉你，我有多期待同你一起的余生。

笑颜依旧，却淡如波痕，衣衫缥缈，终归于虚无。

人，没了。

景，碎了。

梦，该醒了。

再度转醒，浑身都是说不上来的酸痛，尤其是左边肩头，麻到失去其他知觉。细细琢磨会，突然想起那只锋利尖锐的血爪，当时注意力全在归一上，毫无防备接下这一抓，估计伤的不轻。

也不知睡了多久，睁开眼时眼珠净是干涩之感，湿润了好一会，入眼便瞧见简单朴素的床幔，薄薄一层，遮掩床内与窗外的视线。

动了动尚且灵活的脑袋，视野里隐约看见有个人正伏在床沿，遮了大半张睡颜，将巧露出点点眉尖，似乎睡得不安稳。

我舔了舔早已裂开的嘴皮，开口唤道：「晚...晚好？」

声音的沙哑比我预想的还要严重，像是饱经风霜侵袭，冻了喉咙，又像是久旱无泉，害了喉咙。

听见我的叫唤，那人似乎被我从睡梦中吵醒。手指动了动，接着偏头看向我，露出两只迷糊且无辜的眼睛。

这是？

还不等看清她的面容，一摸艳红色身影径直向我扑来，势头之猛令人止不住一骇。

「神仙姐姐！你终于醒了！！」

虚晃的床幔被她一把掀开，大约顾忌着我的伤势，她只轻轻将脸在我的腹上蹭了蹭，立刻坐了回去。

清脆的声线，欢快的语调，姣好的容颜。

这人是谁？

神仙姐姐？叫的是我吗？

床上没有旁人，大概叫的是我吧。

见我挣扎着想坐起身，她动作极快地扶上我的后背，又在我的背后垫了两块柔软的枕头，继而端坐着，笑得甜沁。

呃...我虽是受了伤，可不至于失了魂丢了记忆。

「你是谁？我们认识吗？晚妤呢？」

听见我同她说话，她愈发激动，两只杏眼眨巴眨巴，闪着光。

「认识认识，我认识你。」

「.....」

我自然知道你认识我...你若不认识我，又怎会守在我的床前？

还不等我接着问，她的脸却变得比戏子还快。

「神仙姐姐，你昏睡这么多天，害我担心的不得了。」

耷拉的眉眼，向下的嘴角，可怜的小表情，好似哪个负心汉伤透了她的心，委屈极了。

是吗？

那你嘴角流下的是什么？

应是屋内声响不小，引了屋外人注意，门外即刻传来几声脚步，沉稳有力。

沉木门被缓缓推开，一袭白色同声而入。

是君泽。

他手上端着一个墨色托盘，托盘中呈了一个砂碗。

几乎是进屋同时，我听见君泽无奈劝说道：「如棠，若葵神君需要休息，你安静点，别扰了神君清净。」

什么？如...如棠？

她是如棠？！

13.

尚未从惊雷般的事实中缓过神，如棠蹦起身，几乎跳到君泽面前，扬声道：「醒了！神仙姐姐醒了！」

「哦？」

闻言，君泽将手里的托盘稳稳放于桌案上，又探手端出砂碗，搁置一旁。

屋内散漫着淡淡药香。

踱步到我面前，见我正安然倚在床头，他好似松了一大口气，整个人都愉悦不少。

弯腰，鞠躬，不急不缓，朝我毕恭毕敬地作了个揖。

「若葵神君。」

君泽直起身，与如棠比肩而立。

「君泽上神，这位是？」

为安心寻找祖神魂魄，我闭隐多年，不问世事，天界仙神众多，非寻常身份，我大都交往不多。故而，眼前这人是不是如棠，我也无法确定。

听我半是怀疑半是不解的发问，君泽倏尔恍然道：「是我疏忽了。神君，这位便是如棠。」

果然。

在我受伤昏睡期间，无法抑制心中思念的君泽早已使用了归一，替如棠重新塑造了元神。

也好。

如棠既已苏醒，我便再不欠君泽。

不待我开口，君泽又是一深鞠躬：「感谢神君舍命取了归一，了却君泽心愿。先前多番行为实属冲动冒犯，望神君海涵，不与小神计较。」

不似之前对于我神君身份的尊重，这一鞠，是他发自肺腑地诚心表达敬意。

不过是如棠重伴身侧，他便如此心满意足，若是两人将来修成正果，他该是多欢欣雀跃？

掀起眼帘，再度对上他的眸，没有囚洞剔骨时的狠戾，没有晚归相见时的挑衅，没有被迫合作时的狡黠，亦没有蓬莱取草时的悲伤。

双瞳剪水，似春雨洒过江柳，温暖满池碧绿。

赧然一笑，如秋风拂过稻谷，收获遍地金黄。

君泽比我幸运。

他与如棠有我可望不可即的未来可期。

过了半晌，我试探性问道：「如棠在服下归一后是否有不适反应？」

「不适反应？」他突然紧张起来：「敢问若葵神君，这归一有何不妥之处？」

悄咪瞥了如棠一眼，除却那副从头到尾都是柔情缱绻的笑意，她看上去并未有何不妥。

也不想过于危言耸听，便解释道：「按理是没有的，可仙草药效毕竟因人而异，我不过随口一问，还请上神莫要过多思虑。」

君泽抿了抿唇，沉沉点头。

「对了，」君泽余光瞥见那碗差点被遗忘的砂碗，转身端了过来，道：「这是刚熬好的药，神君可以趁热喝...」

「我来我来！」

还不及送到我的床边，如棠抢在君泽之前，忙不迭说道：「这种小事何需神仙姐姐亲自动手？」

她极其自然地接过砂碗，白勺舀起药汁，微微吹了气，甚而小尝试了温，送至我嘴边。

「啊——」

我：「.....」

君泽：「.....」

如此亲昵的举止，若是我顺意喝下，刚与君泽缓和不少的关系也不知会有如何变化，毕竟在他看来，我是害如棠失了元神的罪魁祸首。可我若不喝，会不会辜负如棠一番好意，显得不近人情了些？

到底是比我更不情不愿，君泽率先打破僵局。

他轻手搭上如棠的细腕，婉言道：「如棠，别闹了。」

「没有闹，我就是想给神仙姐姐喂药嘛。」

唇色浅淡，眉心微蹙，冷不丁娇嗔一句，惹得人好不怜爱。

于是，立刻有人缴械投降道：「好好好，我不拦你，我不拦你。」

我真没想到，君泽上神在如棠面前竟是这般迁就，近乎是百依百顺。

难得见到君泽受挫碰壁的模样，感受到他恳求我尽力配合的目光，暗自藏掖着笑，乖乖喝下。

毕竟不是自己端碗执勺，难免有些许药汁沾染嘴角，大约是破坏了如棠眼中的美感，她时不时要用手帕擦拭我的唇边。

虽说我是不介意，可君泽的脸却是肉眼可见的一点点沉了下来，但碍着眼前人，又隐忍克制着不好发泄，只能站在旁边干看着。

磨蹭许久，碗可见底，喝下最后一口药，我问道：「如棠上仙，我们可曾见过？」

「当然见过。」如棠挑起眉，满是骄傲的小表情，「在我未修炼成仙时，我就见过你。」

是吗？我怎么不记得这回事...

她的笑脸凝住，就像是滚烫油锅里错手泼了一捧清水，哗的一下滋声炸开：「神仙姐姐，你，你...」

圆溜溜黑瞳细闪着光，如棠不可置信地结巴道：「你，你是不是忘了我？！」

尚且不等我反应，她的泪如断了线的玉珠，一颗一颗滴落。

「我就知道。你是六界尊贵的神君，如棠不过是你顺手救下的花灵，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又怎会入你的眼？值得你记忆千年？」

端药碗的手渐渐垂下，也在这一刻，心中莫名涌起一股错觉——

我就是那个负心汉，辜负她满腔爱意的负心汉。

「不！你先别哭，待我好好想想。」

以手遮额，我眯起双目，偷摸看了眼君泽，他却是比我还要迷茫困惑。

「要不，你再给点提示？」

「呜哇——」

仿佛稚童般的嚎啕，如棠单手抹去满脸的泪痕，肩膀不住地颤抖，配着这赤身红衣，映得眼尾通红。

她，在哭。

因为我，在哭。

像个孩子一样。

虚实交替，一瞬间，好像重回三千多年前的夜晚。

那日，我集齐了祖神七魄，正无所事事游荡人界，无意走进一个热闹夜市。喧嚣闹市，人声鼎沸，本想小酌两杯，偏听见隔壁隔间内的苦苦哀求。

男子不堪入耳的言语，女子无济于事的反抗。

嘲讽声，撕破声，呜咽声，渐渐沉寂。

说来也巧。

我从不爱多管闲事，可那日于我乃是喜日，实在不愿被他人破坏好心情。于是随了心，破门而入，救了被恶鬼折辱的小花灵。

人界花灵不比天界，他们不是化形就有法力，若是不勤于修炼，同凡人相比，无非是寿命长了些。

拉过被褥，遮住肤若白雪的身子，小花灵蜷缩一团，瑟瑟发抖。

她眸中衔着泪，沙哑着嗓子问我：「你是天上的神仙吗？」

我静静地看着她，不想回复。

凌乱的发丝黏糊在脸上，她没有整理，而是问道：「我们还会再见吗？」

再见？

谁和谁能一定再见？

哀叹了口气，我答道：「你若成仙，我们有缘自会再见。」

后面还有什么我记不清了，只是那个夜晚，那双眼，印入脑海。

回忆完老气又俗套的陈年旧事，我迟疑一下，问道：「你是...有缘再见？」

三千年的时光，她不再是瘦弱无助的花灵模样。

如棠停了哭泣，被泪水润湿的睫毛轻颤着，楚楚动人。

「嗯嗯嗯。」

她应的急促，生怕我听不见。

便是才痛哭过，她依旧抽搭着，还是扬起一个笑：「神仙姐姐，你看我们多有缘。」

人界花灵修炼成仙太难太难，所以当初，我不过胡乱应付一句，竟也被人放在心上，当了真。

「为了见到你，我专心修炼数千年，不曾有一日懈怠。好不容易修成上仙，可以名正言顺打听你的下落时，才发现自己不曾问过你的名字，便是打听，也不知从何打听。」

为了这句有缘再见，她熬了几千年，寻了几千年，只盼着某一天，应了我的话，待某次相见时，她是仙。

如棠拉起我的手，水润的眼含情脉脉：「现在好了，我找到你了，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

等等等等...

为什么我觉得这发展有些不对劲？

「神仙姐姐，若是你不嫌弃，如棠愿从此伴君左右，无欲无求，死生相随。」

我：「.....」

君泽没忍住，开口打断道：「如棠...」

如棠一把推开他的手，冷声斩钉截铁道：「请不要打扰我与姐姐。」

君泽本就不善的脸色愈发铁青，我赶忙轻咳两声，分散如棠注意力。

「所以你是何时见到我，又是如何知晓我的身份？」

她再度看向我，态度随之转变，眸里亮晶晶。

君泽：「……」

「数月前，我正郁闷地躲在灵园发愁，见有一人急忙忙地跑进来，神色慌张，本欲离去，可偏偏转身一撇，无意瞧见那人侧颜，你猜怎么着？」她停顿一秒，故意卖了个关子，「是你！神仙姐姐，是我找了许多年的你！」

「可是，我尚且来不及高兴，就见那滚滚玄雷从天而降，定睛一看，它竟全然劈在你的护身结界上！」

话锋一转，如棠疑惑问道：「当时情况凶险来不及思虑，现在想来，姐姐已贵为神君，为何还要历经天劫？」

这话来的太过突兀，我一时来不及阻拦，待我反应过来时，君泽正转眸打量着我，不知他想到了什么，霎时神情大变。

「你是替我挡了天劫，对不对？」

如棠深吸一口气，瞪大杏眼，虚晃的眼神在我与他之间徘徊不定。

「怪不得。都说晋升上神要受四十九道九天玄雷，可我才受了不过九道。旁人都说我受天道眷顾，免受皮肉之苦，轻松晋位，却不想是神君替我挨了剩下的四十道。」

他一步一步走近我，像是吐着信子的毒蛇，扭动身躯，迂回前行。

「神君既想在我面前做个善人，为何不直接告诉我，在我面前得个人情？又为何擅自取了海棠花蕊，伤及如棠？」

「若葵神君，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接连三问，咄咄逼人。

君泽眼里透出审视的凶光，周身释放的压迫逼得我喘不上气。

嗯，这才是我熟悉的君泽。

令人意外的是，如棠先行替我反驳道：「不是啊，神仙姐姐从没想伤我。是我想给她个惊喜，才不以人形现身，化成了原身模样，后来也是我想起花蕊能抵挡部分九天玄雷，才主动献出了原身花蕊。」

她拦住君泽的步伐，横在我和君泽之间，形成一道人为屏障。

「虽说我修为不高，但好歹也是已化形修仙的花灵，若是我不愿，便是祖神在世，我也能自爆花蕊，让他铩羽而归。」

这话确实。

花灵自有灵性，无关仙力薄厚，现在想来，当日我取海棠花蕊确实过于简单。

得知曾经实情后，君泽愣愣道：「你知道献出花蕊的后果吗？」

「知道又怎样？倘若我不给，姐姐伤了神魂怎么办？那可是四十道九天玄雷！四十道！」

着实没想到她的英勇大义，我的脑中「嗡」得一声，呆滞般讷讷问道：「那你的元神呢？」

「丢了就丢了呗！反正我这条命都是你救来的，若不是神仙姐姐，别说是如棠上仙，就连如棠花灵都死了。」

没人再说话。

诡异的气氛在我们三人间泛生，万籁俱静。

我当初去灵园，确实是为了寻找海棠花弱化玄雷，毕竟摘海棠渡天劫一事仙尽皆知。

可海棠花羸弱，必需娇养，因此，即将晋升的上仙都会提前觅来花种，将海棠养在自己的仙府，以备不时之需。

我早已是上神，是以并未养过海棠，灵园里散养的仙花虽多，但是否有海棠花，我也无法确定。

于是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态四处找了，哪知不费吹灰之力便寻到一株。当时只道是运气好，不想竟是如棠的舍身相助。

如棠...

他二人各自沉默着，不知想些什么。

君泽面色复杂的看了我一眼，对视线从未离开我的如棠说道：

「如棠，神君刚刚喝了药，需要休息。你先同我出去，待神君身无大恙，你再来寻她也不迟。」

如棠想了会，有些不甘道：「好吧...那我不打扰神仙姐姐了。」

「等等，如棠，你可知晚妤去哪儿了？」

她被君泽拽着手，被迫离开，隔着松下来的床幔，我只能看见她的后脑勺。

「晚妤上神去找蛟蛇族族长时鳞了，现在大概在蛟升殿。」

「砰——」

屋门被人无情合上。

14.

微风透过窗子，吹动素色床幔轻轻飘晃，晃得人心神不宁。

我平躺在床上，干瞪着眼，眨也不眨地盯着床梁，脑袋好像疼的快要爆裂。

这千万年来，我如行尸走肉般活着，没有期许，没有盼头，日复日日，年年似年年，复活祖神就是支撑我苟活的唯一信仰。

晚妤曾笑说，若我没有这身传自祖神的神力，六界怕是早就忘了我这号人物。

是啊。

在旁人看来，我所拥有的一切，从最初化形，到修身法术，再到神君之尊，哪桩哪件不是受祖神之恩、承祖神之福？

他们高贵着，傲慢着，明面上对我俯首恭敬，暗地里不屑一顾。

无人知晓我的追悔莫及，无人了解我的痛不欲生，无人清楚我的无地自容。

原以为，我这荒唐一生不过是个笑话，却不曾想，一句无心之言竟也能成为别人铭记千年的目标。

她成仙，她献蕊，她在我察觉不到的角落，心甘情愿，毫无保留。

何德何能？

我若葵，何德何能？

可是，若我真按照原计划取出君泽的一魂，那如棠呢？这个追寻我千年的姑娘，我要亲手毁了爱她的人吗？

人界有言，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而我要做那个恶人，破坏他们本可能圆满的将来吗？

我该怎么做？谁来告诉我？

我该怎么做？谁来教教我？

还是要坚定地、不顾一切地复活祖神吗？

「阿若。」

耳边仿佛有一道天赐神音，带着清明，救我于水深火热。

晚妤不知何时进了屋，她缓步走过来，掀开床幔，似有些愕然，她问道：「你何时醒的？」

略有些冰凉的指尖覆在我的腕上，她侧坐在床沿，微阖双目，沉心替我把脉。

「脉象还算稳定，你可感觉不适？」

银发如瀑，飘散而下，顺着她的动作，发尾末梢垂落我的手心，丝丝痒痒。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晚妤的胸膛不自然地上下起伏着，脸上似乎没多少血色，看着我的眼也有些飘忽。

「除了左肩还有些酸痛，其他并无大碍。」

「那就好。」

散开的云雾再次袭来，心底的郁结凝成一块疙瘩，无心探究她为何独自找了时鳞，也懒得琢磨她此刻的反常，只是兀自纠结着。

踌躇半晌，我仍是按捺不住心中浮沉，轻声问道：「晚妤，你见过如棠了吧。」

「嗯。」

卸下面对如棠与君泽时的面具，我有些疲软乏累。

「很多年前，我曾与如棠有过一面之缘，她是个很坚毅的姑娘。我虽不知她与君泽的缘结过往，但看得出来，君泽十分爱护她，不舍她。如今，她与君泽也算是苦尽甘来，只要我不取出祖神的魂，不伤君泽，或许他们能安逸地过完这辈子...」

心潮翻涌，越到后头，声音愈发细微难闻。

与我的迟疑不决相反，晚妤显得格外镇定自若。

「阿若，世上没有绝对的善人，亦没有绝对的坏人。就算你取了君泽的一魂，救回祖神，那也是他自愿与你做的交易，你从不欠他。」

明明是寻常的谈论话语，从她的嘴里说出来，却多了些许不近人情的味道。

「那你说，如棠会不会怪我，会不会恨我？」

「恨？怪？她如棠有什么资格？」

完全不同于平日里的和善可亲，她似乎在替我忿忿不平。

一手穿过脖颈，一手揽过肩头，仿佛早已演习过千遍百遍，晚妤极其熟练地扶起我的身子，靠在她的怀中。

温热的内力透过受伤的左肩，像是霜雪消融，润物细无声。

「你不知道，那日我在晚归宫感应到你的求助，手抖成什么样。」

她说的很缓，好似是说着别人的故事，一字一句，极其耐心。

「虽说临行前，我将蛟龙珠赠与你，但我想，你大概率不会用到它。我知道你用多要强，也知道你有多倔强，不是被逼到穷途末路，濒临生死，估计也不会告诉我。」

「这些年，我活得太舒适安逸，几乎都要忘记蛟龙龙身有多庞然，穿越天宫时，差点毁了天帝最宝贝的南天门。」

晚妤轻笑着，似在打趣我：「阿若，若是天帝寻我麻烦，你要与我共同担责。」

蛟龙龙身？

晚妤竟使用原身奔赴我？

不是说蛟龙属性暴戾，易扰乱化形者的修仙心性，非特殊情况不得轻易使用吗？

脑海里突然涌现出无数个画面，拼凑一幕。

我好像看到那个心慌意乱的女子义无反顾地纵身一跃，祥和天宫上，乌云密布间，雷霆贯彻下，一条庞然蛟龙摆着巨尾，遨游空中。

「晚妤...」

我扭过头，想要看看她，她似乎早已洞察我的行动，将下颚高高抬起。

「我火急火燎地赶到蓬莱仙岛时，你正阖目靠在君泽肩上，我以为你只是耗费太多力气，闭目养神，却不料你中了死舞血手，刺穿左肩。」

「或许你不知道那伤口离你的心脏多近，」揽过肩头的手极快地在我胸前比划一下，晚妤没有什么语调，依旧平淡道：「向下偏两寸，你的心脏就被它捏碎了。」

我闭上眼，神识有些恍惚。

那日所经之事不过瞬息，虽说受了伤，但取得归一的喜悦到底是多于身体疼痛，对于肩上的伤，也没有过多在意。

「起初，我并未看出你伤得有多重，毕竟这该死的黑袍替你遮掩了大部分血迹。直到后来，君泽告诉我，你在昏迷前就封住了肩头所有的穴位，是以不会再有大股鲜血冒出。」

「可是阿若，封印穴位不过是治标不治本，待封印解除，先前被阻隔的污血照样会流出。这个道理，你应该比我更懂。」

沉寂一会儿，晚妤咕哝着小声道：「那你为什么这么做呢？」

也没打算听我的回答，她又自说自话：「因为你的血息蕴含神力，会吸引更多的死舞血手攻击结界，所以，哪怕是让污血停滞体内，你也要克制不让它流出来。」

不同于肩头的温热，她沉着淡漠的语气莫名叫人不安。

「我曾说过，你若有事，千万记得找我。南海深处，我带你来了，时鳞族长，我替你找了。而他君泽，区区一个上神，你替他取归一，因他遭重，你为他消耗神力，甚至封穴止血。」

「阿若，你掏心掏肺为他做这么多，现在却因不忍棒打鸳鸯生出放弃的念头？难道你忘了祖神，忘了你的初心吗？」

字字泣血，句句诛心。

不知为何，她好似比我更加唾弃我的怯懦，我的退缩。

斥责的话音刚落，周遭的空气仿佛在一瞬间全然滞住。

身如坠冰窖般寒冷，心中撼动却犹千军万马呼啸着奔腾而过，挥起尘土飞扬。

我抬起右手，搭在晚妤的手背上，阻断她的疗伤。

终于，她低下头，素来温润和顺脸庞难得出现一抹悲怆。

「晚妤，你怎么了？」

「.....」

「你是不是遇上什么事儿了？」

她撇开眸，不愿看向我，上挑的眼尾潮红，似有水光晶莹闪烁。

「你告诉我，怎么了？」

「...没有。」

深深浅浅的梨涡，拒人千里的城防。

「晚妤，六界之中，不会有人比我更了解你。」

她深呼一口气，仍是固执说道：「没有。」

笨拙的，赌气的，更像是在说服自己。

「好，我不逼你。」

「你方才问我，是否忘记自己的初心，我现在就告诉你。」目光灼灼地凝视她，心中是从未有过的坚定：「没有！便是良心不安，不被理解，我也要复活祖神！为了他的魂，我将不计代价！」

后知后觉的大彻大悟。

我曾因一人迷惘、动摇、不忍，因她质疑自己的所作所为，困顿不前。

可正如晚妤所说，我奔波不歇这些年，只为心中念想，若此刻放弃，那我受的苦，我流的血，我含的泪，又有谁知？

蹉跎岁月，万年时光，我的祖神，他除了我，一无所有。

他本该受万人敬仰，受世间瞩目，现如今，却只能独存在我的梦境里，孤苦无依。

浩大六界，四海八荒，除了留笔史书，载入史册，没人再会忆起他。

没有人。

「我呢？」晚妤红透了眼眶，语气飘忽不定：「若是复活祖神需要牺牲我呢？」

窜起气势霎时尽无，她的双眼空空，看得我不由呆愣。

「你，你说什么？」

或许是被我惊骇的语气吓着，晚妤咬着唇，隐忍着不肯出声。

「晚妤，我不过收集祖神魂魄，怎么会波及你呢？」

想来她今日本就有些心神不宁，又因我的困顿而分外敏感，于是，我又安抚道：「你别担心，我不会有事，你也不会有事，我们都会好好的。」

伸出的五指紧握她的手，企图传递自己为数不多的确信。

晚妤沉默片刻，末了，终归是点了头。

「不过，在此之前，我需找时鳞问清蓬莱仙岛的状况。」

不可察觉地脸色一寒，她有些生硬地问道：「...状况？」

「是，此事有些复杂，但我怀疑有人对蓬莱存了异心。」

「是吗...」

「晚妤，天道不会轻易让祖神降世，当初祖神为补天裂身死神灭，我有不详的预感，这次的蓬莱浊息可能并不简单。」

梦境里，祖神的叮嘱萦绕耳畔，不管是天界还是蛟蛇一族，只要有一方居心不良，处理此事都极为棘手。

「我不会让所有影响祖神的因素存在，此次，我将亲自调查，若是蛟蛇一族清白，那我必会转达天帝，请他自查天界。」

晚妤身形一晃，像是病态之人掏空了身底，却强撑着精力，应付道：「好，这样也好...」

「什么？」

我问的困惑。

她摇了摇头，被我捏住的手颤抖着无力垂落，脸色白到几近透明。

「晚妤，你真的没...」

没事吗？

浑当没有听见一般，她打断我的话，裂开嘴笑着问道：「阿若，晚妤想和你讨个承诺。」

「承诺？什么承诺？」

不似以往的温润如玉，她的笑不禁令人毛骨悚然。

「我要你答应我一个请求。」

将说未说的「什么请求」到底是没能说出口，转了语气，我温声道：「只要我能做到，你放心说便是。」

维持着面上笑意，像是生怕我临时反悔，晚妤赶忙道：「那我就当你答应了。」

她执拗又卖力的笑着，笑得很灿烂，像是夜里盛开的昙花，孤芳自赏，又像深渊里的罂粟，摄人心魂。

「阿若，你要记得，你答应我了。」

「嗯。」

我重重应道，仿佛同她立了一个了不得的誓言。

晚妤舒了口气，如卸重担般说道：「你不是要去找时鳞族长吗？他就在蛟升殿，待你梳洗完毕，就去那边找他吧。」

15.

其实我一直弄不明白。

蛟蛇一族世代生活在南海深处，明明游着就能通往各地，为何还将宫殿曲径修得如此蜿蜒曲折，叫人分辨不出方向？

头顶是透亮碧海，四周是随波海草，既看不见指路明星，也瞧不着光照树影，属实是为难我这个陆上莲池里生的，几番探路都绕回原处。

这蛟升殿到底在哪个犄角旮旯里？

也不知在这岔路口上徘徊了多久，免不得心中生出几番躁动，不再怀揣着侥幸心理，随眼缘选了条大道，眼一闭便铁了心走下去。

摸索前进了段距离，不知不觉间已行走至一片平坦宽敞的地方，前方视野开阔，蛟升殿就在眼前。

呵！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偏眸一望，却是碰到意外之喜。

「君泽上神？」

我将信将疑地问着，迈着步子向他靠近。

大概是独站太久，他听见我的声音时，眼里还有心事未结的混沌。

「神君。」

「你怎么在这儿？」

君泽睫毛低垂，半睁半阖着眼帘，答得恭敬又干脆：「这是去蛟升殿的必经之路，神君。」

哦？

合着所有人都知道如何去蛟升殿，唯独我不知。

「你也要去找时鳞？」

「不，神君，我在等你。」

「等我？」我抬眸看他，问道：「上神找我何事？」

「我方才与如棠聊了会，」话语一顿，君泽眉心起皱，面色愀然，像是和什么正进行着激动斗争，「对于先前种种，是我愚钝浅薄，刚愎自用，顶撞了神君，还请神君...」

又是一顿，似是难以启齿，半晌，他才缓缓说道：「宽恕小神...」

君泽一向端的是善恶分明，若是认定一人奸诈狡猾，待人待事不择手段，便唾弃至极，不屑与其共处，正如先前的我。

可他若认定一人性情纯良，为人和善恭从，便乐于与之结交，正如现在的如棠。

大抵是迟来的水落石出刺激到他一贯奉为真理的准则，内心的忐忑不安迫使他放下颜面，拉低姿态同我道歉。

蓦地一怔，我浅笑道：「先前种种？你是说我替你受天劫，还是说我被你剔仙骨，亦或者是，助你取归一？」

提及过往，他的脸色有些凝重，仿佛有人正作践他的尊严，至他难堪。

君泽仍是竭力维持着语调的平稳：「神君...」

我摆摆手，释然道：「罢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莫要再提。」

说完正打算离去，一双有力的手生硬拽上我的腕，君泽定定地看向我，道：「神君，我有一事需向神君阐明。」

「哦？」

心下一凛，我轻轻转动手腕，悄然挣脱他的束缚。

似乎意识到自己的逾矩，他飞快将自己的手缩回袖下。

「蓬莱仙岛并非自此时才出现异样。数月前，我曾来蓬莱寻药，偶遇一老者，他似乎在净化岛上的浊息。」

老者？

「神君曾问我那束神锁从何而来，实不相瞒，正是那名老者赠予我的。我之所以囚住神君，也是从他处得知，以仙骨做养料，日日浇灌花灵便能重化元神。」

束神锁曾是祖神研制出的神器，专用于禁锢触犯戒律的仙者，我虽不知祖神会将其置于何处，但自祖神陨落后，我确实没再见过束神锁出现六界。

君泽自持一身傲骨，应不会在此事上同我撒谎，假使真如他所说，束神锁、剔仙骨皆是一人所给，一人所说，那人为何要告诉他？还偏巧遇上我，让君泽尽数用在我身上？

二者当真净是巧合？

一股奇异的感觉涌上心头，似是有层轻纱，遮掩即将被我勘破的真相。

扰乱的思绪纷飞，正当我欲询问那老者身形特征时，一人猛地推开大殿金门，步履匆忙，急急而出。

「时鳞前辈！」

我赶紧唤住来人。

时鳞扭过头看我，答的更是急促：「若葵神君。」

见我视线落在后头，君泽转过身，与我一同看向时鳞，然在我观察不到的盲区，双瞳骤地扩大一圈。

「前辈可是在找什么东西？」

「啊？」时鳞神情恍惚，倏尔反应过来，喘了口气，连忙道：「是是...」

交握的两只手不断摩挲着，他拘谨错乱的脚步在地上轻踏。

「前辈可需若葵尽份绵薄之力？」

时鳞不由自主的倒退一步，几乎是冲口而出，确然坚定道：
「不必劳烦神君了。」

与此同时，一个头不高的少年慌张跑来，想来应是晚辈，即使心头之事十万火急，他仍恪守礼制，先是按礼作揖，而后才踮起脚尖，附在时鳞耳边低声私语。

饶是那少年有些急了，尚且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耳尖微动，一不留神便听到些若有若无的声音。

时鳞警惕地瞥了我二人一眼，那提防的模样尽显于色。

看来，时鳞今日确有要事，恐怕没有时间与我会谈。

「君泽上神，不如我们...」

谈论依稀间，我好似听见晚妤的名字，于是停了声，不确定问道：「时鳞前辈可是在找晚妤？」

少年眼珠一转，看向我的目光饱含希冀。

倒也不急着否认，时鳞按上少年的肩膀，似在安抚他的心绪：
「神君可知道丫...知道晚妤的去向？」

扫过少年略显稚嫩的脸庞，最终集中在时鳞身上，声音没有什么波澜：「她方才找过我。」

时鳞面色一紧，抬步就要往我的住处走去。

「前辈稍等，晚妤告诉我你在蛟升殿后便走了，是以，我也不知她现在去了哪儿。」

少年伸手，轻拽时鳞衣袍，犹犹豫豫，似是拿不定主意。

行至他们身前，我不以为意说道：「前辈找她有何急事？或许，晚辈可以转达。」

不晓哪句触及少年逆鳞，他瞪着干净纯粹的圆目看我，清朗的声线气急败坏：「族长与少主的事岂是尔等外人可以听取？！」

「时奕！不可对神君无礼！」

浓眉怒竖，时鳞低声一喝，害得那少年缩下了脖颈，只留着一张嘴撅得老高。

「少主？」

一旁的君泽飘忽一句，在场三人皆是一愣。

少主？这少主说的是谁？晚妤吗？晚妤是蛟蛇族的少主？她不是蛟龙吗？

还是说...

蛟龙本就是...

「神君，」时鳞深深一礼，「时奕年少无知，还望神君莫要追究，至于找人一事，老夫...」

远处忽的响起一计高鸣，接着便传来轰隆崩塌声，天边闪烁一道冲天赤光，经水波几重折射，在幽蓝的海底格外吸睛。

时奕身子一震，惊急交加：「族长！」

没空再搭理我与君泽，时鳞眯起眼睛眺望远方，饱经沧桑的瞳孔流动着危险的光泽。

「走！」

广袖一甩，便是那一瞬息，他与时奕消失原地。

我提起步子，想也没想地就要跟上去，君泽却是横手一拦，低声道：「神君，我遇见的那名老者正是你口中的时鳞前辈。」

「.....」

瞧我见鬼似的表情，君泽重重点头，眉目满是恳切：「虽不知为何他没认出我，但我确定，一般无二。」

又来！又来！

我不过想问清蓬莱仙岛浊息一事，先是如棠诉说真情实意的过往，再是君泽阐明束神锁及传言来历，现又有晚妤失踪不见。

怎么就碰上这么多事儿？

禁不住有些消化困难，我揉揉额角，挑了个最是迫在眉睫的，叹口气道：「先跟上他们，其余的稍后再说。」

到是没有反驳，君泽认可了我的决策，连声附和道：「好。」

16.

祭祀台上，女子着一身素衣，细软长发未别任何发饰，她面色虔诚地双手合十，干涩的嘴唇一张一闭。

耀眼的赤光将祭祀台全然包围，仿佛一道从天而降的屏障，隔绝外界一切。

半径不足三尺的圆台，束女子在内，既是她的港庇湾，亦是她的囚牢，离不得，逃不得。

时鳞与时奕赶到的时候，瞧见的便是这幅光景——

晚妤独自一人立于祭祀台中，任由赤幕内的血色光影撕裂她的衣裳，划破裸露在外的肌肤，掀起血沫飞溅。

「阿姊！！」

时奕一把推开时鳞环上他的手臂，跌跌撞撞奔向祭祀台，他的掌刚触上赤光，却像是遭遇雷击，猛地向后抽离。

「阿姊！祭祀台一旦完全开启，除非血祭，否则难以关闭！你出来！你快出来！」

时奕被那道赤光拦截在外，只能隔着赤幕冲内怒吼。

见台上人未有反应，他又惶然回头，苦苦哀求道：「族长！族长！你劝劝她，你快劝劝少主！」

时鳞心底一骇。

他却然没料到晚妤当真狠了心，出现在祭祀台上，于是，他紧皱眉头，沉声问道：「晚妤，你当真要如此吗？」

晚妤未转身，依旧背对着，幽然喃喃道：「族长，这不是我选的，是我们，我们蛟蛇一族欠下的债。」

「晚妤？！」

忽然间，一道声音如惊雷响起，引得晚妤浑身一颤。

「晚妤！你在做什么？！」

是幻听吗？

是幻觉吗？

她痴痴回过头，了无血色。

「阿若啊，」晚妤心里骤然一疼，绞得她无法呼吸，「你别动，再让我好好看看你。」

「神君！」

时奕倏倏着身子，几乎要俯身跪地。

「我求求你！你劝劝我们少主，让她出来！让她出来！」

他拉着我的下衣摆，似是乞求天上的神明。

「祭祀台开启就来不及了...劝劝她！劝劝她吧，神君！」

双眸骤然紧缩，我冲到赤幕前，拂袖掀起一阵刀风，将与赤幕触碰之时，却被祭祀台无情吸收。

晚妤眼眶绯红，眼底血丝几乎快要爆裂：「小奕！男儿当自强，你的膝，只跪父母！」

时奕咬着唇，隐忍的下巴止不住抖动，像是被家中长辈教训后受了委屈的孩子，藏掖着不肯出声。

到底还小。

我扶起时奕，拍去他外袍上沾惹的尘埃，和声细语道：「你别急，我会帮你。」

抬头遥望台中人。

「晚妤，祭祀台并非玩物，你先下来，有事我们好好说。」

晚妤微微移开眼，话里却是决绝：「我心已决，不必劝我。」

倏忽回头，目光锐如覆雪刺刀，我冷眼盯着时鳞：「时鳞前辈，我想，你该给我个解释。」

时鳞抬起眼，多年积攒的修为与阅历令他格外冷静。

「若葵神君，是老夫糊涂。」

浑厚磁性的嗓音，波澜不惊的的声调，时鳞谈论起陈年往事。

万余年前，祖神取出一根肋骨，并以此为依托造出蓬莱仙岛，填补南海裂缝，堵住来自魔、妖、冥的三界浊息，确保人界安详，六界稳定。

同时，以蛟蛇一族生来即为仙作为条件，令生存在南海深处的蛟蛇一族世代看守蓬莱。

蛟蛇一族本为兽灵，若想修炼成仙必如其他兽灵一般，经天劫受玄雷之苦，因此，时任族长时鳞立刻同祖神达成协定。

未防有心之人破坏蓬莱，祖神将束神锁转交时鳞，作为守卫蓬莱的神器。

祖神陨落后不久，时鳞察觉些许异样。

不管族人多勤于修炼，就是无法突破蛟蛇化龙这关键一步，晋升上神。

翻阅古籍无果，时鳞去了祖神曾在蓬莱短住的木屋，无意获得祖神的竹笺。

原来，为保障四海八荒内的兽灵平衡，蛟蛇既不需渡劫便能成仙，那便永不得成神。

时鳞大怒，一气之下烧毁竹笺，并私自盗取肋骨，企图毁坏与祖神的君子之约，可肋骨早被施了法术，无法受人为破坏。

机缘巧合下，时鳞发现族中一名天赋异禀的孩子，始终无法释怀的他决心在这孩子尝试化龙那日，偷摸将无法毁坏的肋骨化为龙骨，嵌入其体内。

幸运的是，这孩子果真不负所望，一跃成龙。

不幸的是，吸收肋骨的蛟龙心性暴戾，不易控制情绪。

是以，时鳞特意叮嘱，非特殊情况不得现出原身。

被抹去化龙当日记忆的孩子只知自己靠自身修炼晋升为上神，成为蛟蛇一族人人艳羡的存在。

大器晚成，大器晚成。

时鳞封其为少主，为其赐名，晚妤。

流光一瞬，华表千年。失了肋骨的蓬莱仙岛无法镇压所有浊息，时鳞担心天帝察觉，每隔一段时日便上岛自行净化浊息。

然而，三界浊息阴气极重，难以全然化解，堆积的浊息愈压愈多，于是，在近五百年里，浊息幻化形成了死舞血手，侵蚀蓬莱仙岛。

正如我初上岛时，见到的模样。

旧事诉尽，时鳞连神情都未有变化。

他上下打量我，轻轻开口，淡淡说道：「是我心怀不轨，存了异心，可是神君，我做错了吗？你们心自问，我真的做错了吗？」

见我不答，过了一会，他又道：「祖神同我许诺时，并未说过蛟蛇一族永不得化龙，是他有所隐瞒，是他骗了我，害了蛟蛇

一族。神君，我不后悔，便是重来一次，我依旧会这么做。」

时鳞说的很平和，没有丝毫对浊息溢出的愧疚，仿佛这一切非他所为，同他无关。

我扬起眉，注视他的眼睛。

「时鳞前辈，你自认无错，自认无悔，那我问你，束神锁一事可是你故意为之？」

「是的，神君。」

确是没料到 he 应和的如此爽快，我不经有些诧异。

「你倒是承认得快。」

「是我所为，我为何不认？」

时鳞笑得薄凉，如同世间万物皆在他的掌控之中。

「我知你每隔六百年便会来此巩固结界，若是被你察觉蓬莱异样，必然会禀告天帝，怪罪蛟蛇族看守不利。可是神君，是你自己倒霉被君泽上神抓了去，我为何不利用他对如棠的痴念，将你囚禁？」

好一个利用！好一个囚禁！

我禁不住气笑道：「时鳞前辈，你就那么笃定我能被君泽囚住？」

「当然。神器有灵，它见到君泽上神的那一刻便被其吸引，我虽不明就里，但大可赌一把，赌君泽上神能发挥它的最大功效。」他抚上自己的袖口，说的潇洒，「只是可惜啊，君泽上神太过稚嫩，还是让你逃了出来。」

君泽立在我身侧，静静看着时鳞，瞳孔是死寂一般的深沉。

「那前辈可知，是谁救了我？」

时鳞松了手，将视线挪至我身上，他的目光深邃，却仍旧透露出对答案的渴望。

「晚妤。」我重复道：「是晚妤。」

「君泽持魂，可驱动束神锁，晚妤有骨，自然可以解开束神锁。」

从前我想不明白，君泽为囚禁我不惜用上束神锁，这样一件神器为何被晚妤毫不费劲拆解？

现在我终于懂了。

如果君泽是因为拥有祖神的魂而能使用束神锁，那晚妤当然能够拆解。

始终淡然的时鳞沉了颜，他垂着眼睫，终是缄默。

「前辈，我不管你与祖神有何纠葛，但浊息一事已然不是你二人的私人恩怨，涉及六界，我必须告知天帝，由天帝审判定夺。若你...」

话语未尽，却是听到一声叫喊，撕心裂肺。

「不——！！」

突然意识到什么，心中几番震颤，我猛地回头，只见时奕扑向祭祀台，爆发出兽般的野性嚎陶。

「晚妤！」

祭祀台上，赤光幕内，凛风吹乱她的银发，血色光影不断划破她的外袍，原本完好的衣裳残破不堪，无法被遮盖的肌肤暴露空中。

女子肌肤娇嫩，抵不住刀似的光影一遍又一遍侵蚀，无数道血痕在晚妤身上显现，皮肉外翻，鲜血不住的往外淌，顺流而下。

素色的外袍染上刺眼的红，有些地方甚至已然变成朱红色。

不知是伤到了哪儿，她没耐住咳出一声。

压抑的，克制的，小小一声。

晚妤站在台中，神色寡淡，没用任何防御法术，任由自己鲜血淋漓。

怎么会这么快？！

祭祀台怎么这么快就被她全然开启？！

踉跄着行了几步，我鼻头一酸，几度张嘴，竟是说不出一句话。

时奕死死抓住我的手腕，像溺死之人依附最后一根浮木，声嘶力竭。

「神君！神君我求求你！救救我的阿姊，求求你，救救她！」

阿姊？

他竟是晚妤的弟弟？

「神君！救救她，救救我阿姊！求你了，神君...」

「阿姊没错啊，阿姊她什么都没做，错的人不是她啊...神君，求你救救她，救救她！」

他几度哽咽难言，哀求声断断续续，继而恸泣，泪流满面。

「神君...救救我阿姊...」

少年的泪滚烫，少年的话诚挚，像是尖锐的锥子穿透我的胸膛，再用刀子狠狠刺在我的心上。

疼痛难忍。

「我...」

喉间沙哑，如同被人塞了什么东西，还未说完，便已无声。

不是我不愿意救她...

是我无能，是我无力，是我高估了自己...

已开启的祭祀台，除了台上人拿命血祭，外人怎能打开？

时奕见我未曾出手施救，转头又去求时鳞。

一个不稳，他趑趄几下，摔倒在地，来不及缓冲，又连忙爬起身，仿佛这样才能节约些时间，替他的阿姊抢来一线生机。

「族长！你救救阿姊，她是蛟蛇的少主，她是蛟蛇的少主啊！族长！再不救就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啊...」

时鳞盯着他的脸，眸中流光暗涌。

「阿姊！阿姊...」

他哭得期期艾艾，泣不成声，许是觉得自己太过丢脸，失了阿姊说的男儿当自强，匆忙间抬手，胡乱抹着眼泪。

「小奕，」虚弱女声自祭祀台上传来，晚妤轻轻唤着少年的名字，「是阿姊不好，年少忙于修炼，晋升不能回族，错失了陪你的机会。你好好修炼，听族长的话，他...不是坏人。」

「不..不..」

字字崩出，每一个字都说的极其艰难。

时奕咬紧下唇，泪眼婆娑。

「族长，晚妤不敢忘却你的培育之恩，可这次，真的是我们错了。不过没关系，只要我死了，就无人再能追究真相。」

时鳞：「……」

晚妤转头看向我，璀璨一笑：「阿若。」

她的面上布满血痕，瞧不出往日半分模样。

「阿若，还记得你答应我的请求吗？」

纷飞的血沫被风吹散，血雾在赤幕里愈发浓郁，渐渐的，快要将她全然掩去。

「我记得，我记得！若是你活着出来，别说一个，两个、三个，不，十个，十个我都答应！」

「傻阿若，」她嗤声一笑，梨涡浅浅：「我用不着那么多，一个，一个就够了。」

额上的血迹流过眉骨，滑过眼皮，压低她的睫毛。

晚妤缓缓闭上眼，沉声道：「我，晚妤，利用蛟蛇族族长信任，偷盗肋骨，引浊息弥漫，自知罪不可恕，今日，愿自裁于蛟蛇族祭祀台，取龙骨补三界裂缝。若葵神君公正不阿，念蛟蛇一族看守蓬莱不易，功过相抵，罪不连坐。」

血珠流下，像是从她眼里掉落的血泪，骇人可怖。

「阿若，我要你答应我，隐瞒事实真相，保蛟蛇一族无恙。」

「晚妤...」

「答应我！」

她倏忽抬高音量，又是一呛，呕出一口鲜血，滴滴答答。

嘴唇翕动，轻轻颤抖。

「阿若，答应我...」

努力睁开的双眸水光潋滟，写满哀求。

这是在逼我吗？

至死也要保全蛟蛇族吗？

袖下双拳紧攥，背上的青筋暴起，指尖快要没入皮肉。

「好，我答应你。」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从来没问过晚妤的身份？

我自诩是她最好的朋友，我自诩是六界之中最了解她的人。

不去想她为何轻易就能找到蛟蛇族，不去念她为何在我之前见到时鳞，因为她有蛟龙珠，我就默认她是蛟龙。

她原就是蛟蛇啊。

是我自以为是，是我一意孤行，是我千万年来只想着复活祖神，忽略了身边人。

若是我能早一点发现，若是我能早一点察觉，也许她就不会孑然站在祭祀台上，以死替蛟蛇赎罪。

她一个人。

她就一个人。

担下了时鳞的一时冲动，担下了蛟蛇族的惩罚。

得知这一切的那天，来探望我伤势的那天，决定将所有向我隐瞒的她，该有多难过？

明明感知到她的异样...

为什么不能多关心她两句？

终是达成夙愿。

晚好疲累地垂下头颅，声音慢慢低缓：「阿若，大概这就是孽缘吧。冥冥之中，无意得了祖神肋骨的我，遇见无心害祖神身死的你，是谁欠了谁？是谁误了谁？世事难解，我还是未能参透。」

意识逐渐涣散，她几乎是微不可察地说着。

「恍然千年，阿若，能与你交心，与你结友，我很幸运，只是，希望来世再见时，我能干干净净地出现在你眼前。」

眼泪寂寥滚落。

呆若木鸡地伫在原地，我眼睁睁看着血雾将她吞噬，却只能傻站一旁束手无策。

「阿若，我有罪...」

一道赤幕，阴阳两隔。

「不——」

顷刻一道嘶鸣，其声浑厚雄烈，庞然龙身腾空而起，卷起气流窜动，罡风涌起，龙尾甩过地面，扬起尘埃飞扬。

我竟不知...

我竟不知时鳞亦是蛟龙！

炽热金光轰然撞上赤幕，所有光芒聚集一处，白到刺目。

紧急间，一只手搂上我的肩，拥我入怀。

耳边响起时鳞的声音，回荡空中。

依旧处变不惊。

「来时不惧风雨，去时何畏流言。若葵神君，晚好再不欠你，老夫再不欠你，蛟蛇族再不欠六界。」

全在此刻。

湮灭。

那手不露声息收回。

「时鳞前辈...」

浮光点点，飘散离去。

沉寂的祭祀台，一条银白小蛇盘旋蜷缩着，睡得安逸，旁边是根乳白龙骨，暗淡无光泽。

时奕愣愣地抬起头，慌乱奔过去，无措地嗫嚅道：「阿姊，阿姊...」

那条小蛇宛如被人唤醒，它睁开圆溜的小眼珠，四处张望一番，大概没觉察到危险，又沉沉睡去。

提步向前，脚如注铅。

我伸手揽过小蛇，无意触碰它略显鼓胀的下颚，一颗晶莹剔透的蛟龙珠立刻被它吐出。

「晚妤...」

蛟龙珠作用诸多，其中便有塑身之效。

晚妤将蛟龙珠留给我...

塑祖神之身...

心跳一点一点缓慢，全身血液仿佛凝成寒冰，冻结不动。

何必呢？

晚妤，何必呢？

用骨非你所愿，化龙非你所求，你又何必替蛟蛇全族还债？

悲恸欲绝，肌骨生寒。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穿透整个南海——

「吾，若葵，以祖神护神之名对蛟蛇一族进行审判。销毁生来为仙的承诺，罚蛟蛇一族世代守护蓬莱，蛟蛇一族，可有怨言？」

各处传来回响——

「承神君之命，未有怨言。」

前辈，我给了蛟蛇一族化龙成神的机会。

晚妤，我令蛟蛇一族永守南海保其安全。

这样，你们会不会心安？

时奕轻轻拉上我的广袖，哑声问：「神君，我是不是没有阿姊了？」

僵硬脖颈，我极力扯出一个笑。

「不会的，你阿姊就在这里，她会一直陪着你。」

「那族长呢？他去哪儿了？」

时鳞...

他在最后一刻，用自己换了晚妤...

回不来了...

再也回不来了...

「时鳞前辈去更远的地方庇佑蛟蛇族了...你别怕，我会保护你，像你阿姊那样。」

也不知时奕信了几分，他抿着唇，沉默不言。

抚着晚妤的蛇身，我牵上时奕的手正准备离开，君泽出声叫住我：「神君，我身上的魂是祖神的魂，对不对？」

步伐蓦地一顿。

「...对。」

「你想复活祖神，是不是？」

「...是。」

君泽闭了闭眼，轻声一笑：「怪不得，怪不得你为我做这么多...」

「.....」

「神君，取魂吧。」

不可置信地偏头看向他，我悚然一惊，问道：「现在？！」

「现在。」

「为什么？」

「神君，」君泽缓缓说道：「时鳞说他不欠你，我亦不愿欠你。」

「那如棠呢？如棠怎么办？」

提及如棠的名字，君泽有些怅然。

「如棠单纯，与孩童无二，离了我不过是失了玩伴，没过几日，她就会忘了。」

「君泽...」

他叹了口气，似是无奈。

「神君，我从前不知你的难处，做了很多混账事。如棠向来口直心快，她说喜欢你就是真的喜欢你，还望神君以后诸事多加照拂，莫让她...受了委屈。」

不。

不行。

辩驳的话挂在唇边，几乎是脱口而出：「君泽，我看的出来，如棠她...」

「动手吧，神君。」

君泽望着我，眉目清冷，眼里无光。

如晚归宫前，一袭白衣，淡如琉璃。

交托完故人，他不再留恋。

蓬莱没有第二株归一，他被我取魂，将与活死人无异。

「好。」

你既不想欠我，那我便顺你所想。

将晚好纳入袖内，我松开时奕，抬手一咬指尖，血珠破皮而出。手心朝下，血珠顺势滴落在地，手上飞快凝成结印。

「随吾心，听吾令——魂离！」

当初我取人界帝皇与魔界军师魂灵时，他们都已逝亡。无所依附的魂魄正要被黑白无常摄去，再入六界轮回，然却被我中途拦截，强行捕获三魂，用归一逼其重回肉身，再独取祖神神魂。

归一聚魂，在我取出一魂后亦能自行填补空缺。

可君泽不一样，他是活人，更为上神。

他未失五感。

他格外清醒。

天魂、人魂、地魂，三魂合一。

他将被我生剖魂魄。

「唔...」

面上脉络暴起，君泽疼得呜咽发抖。

他很痛，痛到睫毛都在簌簌战栗，痛到神识模糊，牙关紧咬。

没有反抗，没有挣扎。

他痛得心甘情愿。

结印的双手止不住颤动。

对不起，君泽。

对不起，如棠。

为救祖神，我没得选。

对不起。

取魂结束。君泽面色惨白，终是脚一曲，瘫软倒地。

尚不及扶起君泽，如棠闻声而来。

「神仙姐姐，你们在干什么，怎么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她该是刚从住处出来，脸上净是懵懂。

「君泽？」

见君泽平躺在地上，如棠赶紧将他扶起，以膝为枕。

她看向我，狐疑问道：「神仙姐姐，你们吵架了吗？君泽怎么了？他怎么睡在这里？」

如棠抚上自己的额头，又触上君泽的额头，感受良久，更为困惑。

「君泽你醒醒，你不是说要带我去人界游玩吗？你怎么睡着了？」

她侧头看我，神色慌张：「神仙姐姐，你看看他，你看看君泽，他怎么不理我？」

逐渐汗湿的掌心冰凉，她的话宛如鞭笞，一句一句抽去我的全部气力。

史无前例的身心疲惫。

我恨不得同君泽一样，再不过问世间。

可理智告诉我不行。

我活该死撑着，硬抗着。

「如棠，君泽他...他只是太累了，你先扶他回房休息，等我...等我安置好一切，再去看他好吗？」

「真的吗？」

她眨巴眨巴眼，眸里满是信任。

「嗯。」

仿佛预感到什么，她又问道：「神仙姐姐，你不会骗我对不对？」

「我不骗你。」

如棠颌首，浅声道：「好，我等你。」

17.

木门全敞，祖神躺在竹榻上，睫毛垂落，映出眼下一片阴影。

自我给他塑身、为他回魂已经过去三日，他仍然未醒。

「祖神，我昨晚梦见你了，」我坐在榻沿，浅浅说道：「我竟梦见你又在我眼前陨落，你说可笑不可笑？」

没有回复。

祖神安静的躺在床上，面目清冷。他睡得很沉，仿佛对周遭一切丧失感知。

「祖神，我把你的肋骨埋在蓬莱木屋下，同时下了血契，溢出的浊息被我用神力净化，现在的蓬莱就和万年前一般，你要不要睁眼看看？」

依旧没有动静。

为他仔细盖好被褥，心中一酸，没忍住伸出手，攀上他的脸。

是瘦了吗？

为什么轻易就能触到他的颧骨呢？

晚妤从我的袖口中钻出来，爬到我的手边，蛇尾绕上手腕，昂起头，一下一下吐着蛇信子。

都说蛟蛇喜阴，可她很喜欢缠着我，与我肌肤相亲。

「祖神，我没有将蓬莱浊息告知天帝，不过想来，他老人家日理万机，我这样，也算给他省了事吧。」

合上眼帘，轻轻叹了口气。

「祖神，你到底何时醒来？我真的...」

快撑不住了。

我不想再等，不想再一个人。

天边晚霞绚烂，映在层层薄云上，绮丽无比，日光推着影子，一点一点向外蠕动。

或许是这几天耗尽心血为祖神操劳，整个人绷得太紧，许久未曾睡过安稳觉，又或许是傍晚景色太美，使人心绪格外安宁，我竟一不留神在祖神身边酣睡过去。

这一觉睡得太久，待我缓缓醒来已是夜深。

迷糊睁眼，下意识甩着麻木的胳膊，瞧见一盏点亮的蜡烛摆在床头。

暗淡的烛火虽小，却照亮了整间木屋，驱散了原属于夜晚的阴冷和黑暗。

摇曳的暖色光调刻印在男子脸上，他刻意将嗓音降低，和着久违的温柔：「阿若。」

「祖神？」

是真的吗？

不是我的梦吗？

「祖神，你又来我的梦里了？」

展颜一笑，他微微摇了摇头，漆黑的瞳孔里晃动着火光，火光中心照映出我的身形。

会呼吸能行动的祖神笑着凑过身，在我额心的花钿上烙下轻柔一吻。

「阿若，辛苦你了。」

我不知此刻的自己是何模样，但想来应该是极丑的，不然他为何抱着我，视若珍宝？

「祖神，」我把头埋在他的颈窝，努力感受他的心跳、他的气息，「我好累啊。」

像是哄着家中么儿，他的手抚着我的发顶，轻声叹息：「我知道，我知道。」

心是乱的，身是凉的。

我明明抱着最爱的人，为什么感受不到温暖？

怎么变成了这样？

「我从前有一个很漂亮的竹篮子，那时我想摘地里最大的西瓜，日里思夜里想，心心念念都是那个圆润多汁的西瓜，如果能吃上一小口，一定很甜吧。」

「后来费尽千辛万苦，我终于得到那个西瓜，可是啊，当我把西瓜放在竹篮子里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竹篮子里面什么东西都不见了，我之前囤的东西都丢了。」

忽然喉间一息，逼得我声音一顿。

「我什么东西都没了，我只剩下了西瓜...祖神，你说我是不是特别没用？」

「怎么会呢？」环在背后的手使了狠劲，祖神仍是笑着：「我们阿若摘了西瓜，将西瓜放在竹篮子里，她为西瓜做了那么多，怎么会没用呢？」

是啊，怎么会没用呢？

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我那么有用，却还是害得身边人没有一个德全圆满。

脑海里的记忆乱作一团，无数个光影画面呼啸而过——

时鳞前辈化龙前说『老夫再不欠你』，晚妤祭祀台上哀声苦求『答应我』，君泽无畏坚定的『动手吧，神君』。

一张张脸，一句句话，一处处景，糅杂一起堵上心口，叫人模糊了视线。

好难受...

像是胸上压着石块，逼得人不能呼吸。

「祖神，」我胡乱抓着他的手，哀求道：「救救我，祖神，我要喘不过气了...」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积蓄许久的悲恸如江决堤，一发不可收拾。

明明不想哭的，明明不愿意哭的，为什么话才刚出口，这眼泪止不住淌下来？

祖神松了手，眼眶红透，眸底的苦涩较我更甚。

「别哭了...别哭了...」

你哭得...

我心都要碎了。

他哽咽着，沙哑着，双目润湿。

不再是高不可攀的神明，他坠入凡间，因我多情。

「祖神啊，我用所有换来了你，我只有...咳咳！」

眼前猩红一片，胸腔剧痛似烟花般全然炸开，血从口内涌出，滴在他的衣袖上。

「阿若！」

指节微紧，祖神眼底闪过一丝诧异，他神色慌张地触上我的脉搏，睫毛轻颤。

拦住他查看我伤势的手，自行擦去嘴角的血迹，继而缓缓道：

「祖神，阿若喜欢你...我知道，你有你身为祖神的使命，你有不容推辞的义务，可我就是喜欢你，舍不得你。我见不得你在我眼前消失，我想象不到缺失你的余生，所以，能将你复活，我很高兴。」

哆嗦又固执地说完，身体在泛寒般痉挛抽搐。

天道无情，它从不会放过任何人。

「祖神，若葵真的，好爱好爱你...」

祖神面色焦急，却强装镇定的温柔说道：「阿若，你松手，让我看...」

他还想再说什么，喉结攒动，却被吞咽在吻中。

唇舌相依里，缠绵悠长，像是烈火焚身之人寻求最后一滴甘泉，互相试探纠缠。

好似在报复我的故意隐瞒，他衔住我的唇瓣，既狠戾又不舍地咬了一下，大概是品尝到甘甜，心满意足地舔了舔。

屋子里异常安静，只能听见彼此的喘息和心跳，烛火不知殆尽的燃烧着自己，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

越来越朦胧...

越来越涣散...

终于，祖神低落的头磕在我的肩上，意识不清地阖上双眼。

祖神刚刚复活，魂魄与神力尚不能完全适应，加之他从不对我设防，在这种诉说爱意的时刻，最是容易被我迷晕。

将他重新放回竹榻上，指尖擦去他唇上沾染的血痕，目如春水，一点一点扫过他清秀的容颜。

「祖神，我做了个梦。」

「我梦见龙骨失效，浊息再溢；我梦见你抛下我，再度陨落；我梦见如棠怪我，害了君泽。我以为这只是个噩梦，可就在刚刚，我被立在肋骨封印处的血契反噬，大概这就是你曾经同我说的，一旦祖神诞生，必是六界有难。」

拂过他的眉梢，轻拭他的鬓发，我笑得释然明媚，好似透支奖来所有的快乐与期冀，仅在此刻挥霍殆尽。

「祖神，你是我不顾一切复活的人，便是天道也没有资格让你离去，所以这一次，让我去赶跑噩梦，佑你长眠。」

不知是不是听见我的话，祖神眉头微皱，嘴里嘟囔着轻声嘀咕，好似想说些什么。

眼疾手快地再次点上他的穴位，我贴着他上下起伏的胸膛，听他平缓的心跳，终是阖落眼帘。

祖神，等我。

若我有幸回来，四海八荒，天涯海角，我定与你同行。

夜晚霜重，晚上行走时的露水沾上外裳，浸得一身寒凉。

自我重新安置祖神肋骨后，便将时奕交托于蛟蛇族新任族长，带着如棠和君泽一同住进了蓬莱仙岛上的木屋。

在如棠屋前站了半晌，等身子重新暖起来后，抬手叩门。

「咚咚咚——」

三声已响，屋子里却无回应。

大概是睡下了。

推开因湿润而略显沉重的木门，一眼便瞧见如棠双手撑在桌上，晃悠悠的脑袋一下一下沉落，盖在身上的长衫掉落在地，而她浑然不知。

「如棠？如棠？」

碰上她的肩，还未用力，她侧身一倒，彻底爬在桌上。

「.....」

若是祖神有这么好推到，我至于吻他吗？

如棠砸吧几下嘴，仿佛在回味梦里的吃食，她转动眼珠，好似逐渐转醒。

「神仙姐姐...」

睡眼惺忪地望着我，眼里如清晨麋鹿般干净纯粹：「你怎么来了？」

说完，她转头看了眼君泽，降低音调：「君泽还在睡呢。」

「嗯...他应该是太累了，你别担心。」

如棠忍不住叹息：「都过去三天了，再累也该醒了吧。」

那怨样像极了深闺里姑娘苦等心上人的探望。

心里涩然，我轻声问：「如棠，姐姐问你，如果你要去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但是你能与另一个人同往，你会选谁？」

「自然是神仙姐姐了！」

「若是姐姐不能与你同去呢？」

「啊？姐姐不能与我同去...」她有些犹豫，思忖稍许后才说道：「那就选君泽吧，他说过要带我去玩儿的。」

「选君泽吗？」

「嗯！」

我又问道：「那个地方只会有你们二人，你想清楚了吗？」

如棠答的毫不犹豫：「想清楚了。」

「当真不后悔？」

「不后悔。」

「好。」

见状也不再多言，瞬移决一捏，连带着昏睡的君泽一起到了蓬莱岛边。

「神仙姐姐，你这是要做什么？」

如棠拉着我的手，神色警觉。

没有去看她，只是兀自盯着脚下的沙滩，双目赤红：「如棠，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使命。从前你因我追寻，我因祖神苟活，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希望我们能为自己而活。」

撇开她的手，猛地向后退一步，脚底法阵瞬间形成，金黄结界将她独自一人笼罩在内。

如棠慌了神色，她立即抬手施法，试图击破结界，却不能撼动表面丝毫。

「姐姐！你要做什么？！」

幽黑深夜里，除了天上弯月与点点辰星，只有结界还在闪烁着光路。

「如棠，姐姐在帮你。」

唤出袖中熟睡的晚妤，令其与君泽共处一地，额中花钿倏尔亮起，与往日落在皮肤上的浅红色泽不同，这次是夺目的白。

如棠怔楞片刻，像是突然意识到什么，眼中流露出震惊与讶异，她张大嘴巴，又因恐惧而频频摇头：「不...」

莲池生玉莲，玉莲生一朵，没人知道并蒂玉莲长什么模样，从前只有祖神见过，今日多了一个如棠。

「神仙姐姐！不要！！」

她与我同为花灵，自然知道我在做什么。

惨厉的叫唤划破黑夜，像是极其锋利的尖刀无情划过锦缎，嘲哳锐利。

我修炼万年，怎能是她个千年花灵可比？

困缚如棠的结界随着原身显露而光芒更甚，细看内里纹路甚至有了玉莲模样。

花灵生息从我的体内向外流失，一点一滴将空中的并蒂玉莲凝聚成形。

「如棠，我曾经亲眼看着我爱的人一分一毫，一分一寸消失不见，他就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灰飞烟灭。」

耀眼的光芒向四周扩散，如平静湖面上被惊扰而生起的波纹，泛出涟漪。

「他庇护苍生，心怀六界，可天有突变，他就必须为其而死...凭什么？只因天道要维护六界平衡，见不得有人一手遮天，便将祖神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天道凭什么这样对他？」

如棠站在结界内，仰视悬浮空中的我。

「祖神肋骨失效，再无法抑制三界浊息，我想它大概又要用这种『名正言顺』的方式将祖神带走。」

有什么东西自脑海里一闪而过，如棠瞪大杏眼，心底似有惊涛骇浪，语气是不可思议的轻飘：「你要修补裂缝？」

像是确信自己的猜测，她说的笃定：「神仙姐姐，你要修补裂缝！」

没有回答，只将眼落在如棠身上，悄然沉默。

「祖神身死才换得天裂修全，你这样有考虑过自己的结局吗？！」

垂眸看她，我笑得温柔：「如棠，我苦心经营万年才得祖神，今日，就让我疯狂一回。」

不再用法术突破我的结界，如棠攥紧拳头，毫无章法的捶打着，如同手无寸铁的凡人，粗暴的使着蛮力。

越锤越快，越打越狠戾，她像是失了理智的困兽，拼命挣扎。

「放弃吧如棠，这是我设下的圣灵结界，除非我死，否则它不会消失。」

闻言，如棠垂着头，飘落的发丝稀稀疏疏遮着她的脸，明明才捶打片刻，指节骨处却已渗出血迹。

她沉默许久，久到我以为她已然放弃，不再有动作，忽然她轻启唇瓣，小声道：「神仙姐姐，我说过，如棠将与你死生相

随。」

她的声音很轻。

轻到让我反应了好一会。

「我知你对我情深义重，所以这圣灵结界是专门留给你的。你敢在里面自爆内丹，我便会先你一步离去。」

如棠的手似乎微微颤抖了一下，她的睫毛帘子垂得更落，久而久之，竟有晶莹掉落。

「神仙姐姐，你爱一人万年，我又何尝不是追随你千年？你只顾着自己心安理得，有考虑过我们吗？」

她越说越委屈，越哭越难过，渐渐地，由怨变成了求。

「我不选君泽了好不好？你带着我一起走好不好？别丢下我啊...我好不容易，好不容易才找到你...」

她略带哭腔的话语猛然触及我心底的柔软，努力压下翻滚的苦涩，我状似轻松道：「如棠，这次姐姐不带你走了。」

我要去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

一个阴寒的，瞧不见生气的地方。

你还年轻，我不要你陪。

「莲生双花，一花，一世界，一岁，一枯荣。」

玉莲绽放，舒展的玉花一瓣一瓣散开，犹如刽子手一层一层剥开我的肌肤，刮去我的骨血。

疼到神魂混沌，痛到筋络暴起。

风吹发舞，冷汗淋漓。

终于，玉莲花瓣全然脱落。

霎时失了所有气力，我自空中沉沉坠下，尚不及喘息，眼前一片眩晕，又是一口腥血从喉头溢出，猛地一吐，浸湿身下的黑褐色土壤。

「姐姐！！」

是谁的叫声撕心裂肺，凄惨得让人潸然泪下？

撑一会...

再撑一会...

以掌心支起身子，我颤颤巍巍地跪在地上，全部神力倾泻而出。

花瓣顺着神力涌动，跟随我的指引，将静躺的君泽与蜷缩的晚妤紧紧包围，再化作磅礴生息涌进他们胸腔。

晚妤，我以为我们都会好好的，可到头来，你没有做到，我也没有做到。

君泽，故人心细，难以顾全，与其交托于我，不如由你亲手护其安详。

额心花钿破碎，万年莲心飘然而出，悠悠荡向南海水面，仿佛是一夜春风催动生机，浩瀚的海面顿时生出无数睡莲，一眼望去，尽是花团锦簇。

我无法像祖神那般填补裂缝，但我能用无数睡莲吸收三界浊息。

原身淡化，渐渐归于虚无，所剩无几的神力全然耗尽，我禁不住手一松，脸直直砸在地上。

缓慢扭过头，正巧瞧见东边初阳敲碎黑暗，唤来希望黎明。

真好。

君泽会因生魂而苏醒，晚妤会因生骨而化形，所有的一切将会恢复如初。

真好。

「神仙姐姐...姐姐...」

如棠伏跪在地上，因着结界而不得出。她沙哑又执着地一遍一遍唤着我，泪滚滚而落。

「姐姐...陪陪我...你再陪会儿我...」

对不起啊，如棠，我陪不了你了。

我能看见，你会有一个很爱很爱你的人，他会比我更好，更值得你追逐千年，所以，如棠，你不要步入我的后尘，不要等到失去才追悔莫及。

体温从指尖流失，我分外清晰地感受到全身渐渐凉透，从四肢百骸到五脏六腑，褪去五感。

真可惜啊。

碌碌无为的活了一世，不曾立丰功伟业，不曾有一得之功，我倥偬一生里竟是一事无成。

「阿若！阿若！」

熟悉的声音，熟悉的怀抱，来者扶起我的身子，握住我的手，使劲搓揉着，仿佛只有这样才能给我带来热量。

「阿若，为什么啊？为什么啊...」

他一手摀上我的后脑勺，另一只手捧上我的脸，与他的紧紧相贴，不留分毫的共享他所有的暖意...和惶恐。

怎么会惶恐呢？

我的祖神应该无所不能。

唇微微张开，又是满嘴鲜血，止不住咳嗽：「祖神你瞧，我赶跑了噩梦，阻止了浊息，救了晚妤和君泽，我是不是很厉害？」

我是不是比你夸的还要有用？

冰冷的液体钻进缝隙，黏糊的停留在我们脸间。

「你哭了吗？...对不起啊，祖神，阿若没有力气，不能给你擦眼泪。」

控制不住尾音的抖动，眼皮一直耷拉向下，双睫相黏，快要合拢一起。

不行了。

我撑不住了。

「祖神，我好累，我真的很想睡。」

瞧不清他的神色，祖神沉寂许久，末了还是鼻音深重的笑了笑：「睡吧，睡吧。我守着你，哪儿也不去，你安心睡一会，睡醒了，就好了。」

配合着轻笑了一下，嗓子却是喑哑至极。我虚声道：「好...」

话音刚落，好似是临死前的回光返照，意识突然有了最后一丝清明。

我猝然睁开眼睑，趁机赶忙抓住他的衣襟，再度将自己的唇狠狠覆上。

生离死别之际，祖神细长的手穿过我的发，却是止不住颤抖。

强势的掠夺，浓烈的铁锈味在口腔蔓延，纠缠着，索取着，如战神攻城略地，疯狂试探。

他再无法隐忍自己深沉的爱意，紧搂后背的手越缠越紧，像是就要将我揉碎，混着骨与血藏进他的怀里。

你也在害怕吗？

我的祖神，你也会像我这般心生恐惧吗？

不知何时起，咸涩已然混着血腥流窜在这个几乎疯狂的深吻里，缠绵许久，本就空无的身子一软，寸寸经脉顺延断裂。

祖神，就算我两手空空，也渴望带着你的爱离去。

退出他的领土，交融他的呼吸，我仰头附在他的耳边，喘息着——

「别违天道，让我走吧。」

该来的总归会来，怎么都逃不过。

黑夜终将尽，黎明终有时。

祖神，不求你如我这般挂念万年，但求这短短百年里，你能别忘了我。

别忘了...

爱你入骨的我...

18.

二百年后，君泽与如棠大婚，四海八荒，众仙共赴。

「你听说了吗？晚妤上神也会来参加此次婚宴？」

「什么？！」被问的紫衫上仙扬声一呼，又急急捂住嘴：「你是说那个几百年来从未离开南海的上神？」

想来刚升仙不久，那仙子接着说道：「我记得上次天帝为祖神洗尘时，特意嘱咐司命邀请所有仙神参加，唯独晚妤上神没来，要不是碍着祖神的面子，就说天帝那张黑脸，晚妤上神免不得会被怪罪。」

他暗自嘀咕着：「南海除了睡莲就是睡莲，也不知晚妤上神放着舒适安逸的天宫不待，偏守在哪儿做什么...」

忽感一阵寒意，紫衫上仙抱着双臂，兀自道：「不是说天宫温暖如春吗？怎么突然凉了。」

始终不曾开口的青衫上仙缓缓抬手，指着紫衫上仙身后，似又觉得不妥，赶忙收回手，认真拜完一礼，神色紧张而恭敬：「拜...拜见祖神。」

被称之人无所谓的摆摆手，声线温润：「不必多礼。」

他转而拍了拍紫衫上仙的肩，眉目如水：「既是为贺如棠与君泽大婚，吉日便不宜背后议论他人，上仙认为呢？」

作为六界祖神，他在万年前天地仍是一片混沌之时就掌管六界，便是见到天帝也能直呼名讳，如今竟唤他上仙？

紫衫上仙一点一点转过身，正瞧见祖神肃身立于背后，不由得双腿一阵发软，轻轻颤栗。

他俯首鞠躬，眼底满是懊悔：「是小仙多言...」

也不想接着耗下去，祖神同样摆了摆手，浅声道：「吉日不说晦语，还望上仙牢记。」

连连拜礼，紫衫上仙重重回道：「是，祖神。」

不闻答话，紫衫上仙壮着胆子抬头，却再不见祖神身影。

如棠宫内。

晚妤正替镜前佳人整理红妆，祖神踏步，凌空而来。

「祖神？」

透过铜镜，晚妤先出声问道。

如棠急忙回过头，目里是深切盼望：「祖神...」

祖神扬起嘴角，像是沾染不少婚礼喜气：「我知你今日大婚，特意带来嫁礼。」

一枚透亮的淡黄莲心躺在他的掌心，因着神力滋润，显得格外晶莹。

「这是？」如棠不解问道。

祖神不言，只将莲心抬至她的额头，催动神力灌入。

如棠闭上眼，只消片刻，再睁开时已是水光潋滟。

她红了眼眶，哽咽着：「姐姐...神仙姐姐...」

祖神匆匆伸出手指，比上自己的唇，示意如棠禁言。

心里大约猜到了什么，晚妤笑道：「能让祖神如此慎重对待，怕只有天道了。」

祖神扶额，无奈道：「为了不让天道察觉，我不能对外宣布她的存在，因而今日，也没能让她来道此处。」

像是上天误判的施舍，偷来的幸福令他格外珍惜。

如棠连声道：「不碍事不碍事，能听到姐姐的祝福我便很满足。」

晚妤收回手，轻阖眼帘，静立不言。

祖神看着晚妤，又道：「她未曾料到你会参与，便没有额外准备。」

晚妤摇摇头，心尖一暖：「没关系，我在南海等了两百年，能等到她已是运气。」

祖神笑得欣慰：「我会替你转达。」

左右寻思着任务完成，祖神抬步，转身便要离去。如棠唤住他，愕然道：「祖神不参加晚宴吗？」

祖神愣了愣，继而温声道：「虽说君泽与你喜结连理，可他曾对若葵的所作所为始终让我无法忘怀。我不见他，便是对你们最好的庆礼。」

心中阴郁一扫而空，晚妤宛如听见什么趣言，捂嘴轻笑。

所作所为？

君泽做了什么？

如棠听着二人藏来藏去的隐晦话语，眉皱得困惑。

没打算解释，祖神忍了笑，潇洒离去。

人界，喧嚣欢腾的夜市里，若葵独自在热闹的街上瞎逛。

她等了许久也盼不到来人，忍不住踢了青石板上的石子，暗自发泄心中不满。

蓦地一双长臂自后头伸来，紧紧将她包裹怀中，前胸贴着后背。

没有抗拒，若葵侧着头，蹭着他的肩，声音缱绻：「你终于回来了。」

怔忡片刻，祖神忽然心满意足地叹了口气：「真好。」

说着又亲亲若葵的耳垂，重复了一遍：「真好。」

你能回来，真好。

被我抱着，真好。

若葵当然知道他在说些什么，于是附和说道：「是啊，真好。」

朋友健在，真好。

爱人陪伴，真好。

余生那么长，有你，才算是圆满。

【全文完】

良心售后番外

清晨，初阳透过窗子照进屋里，洒在赖床之人身上。耀眼的光扰得佳人梦里不得安宁，于是她下意识往里拱了拱，似乎在寻个遮阳又舒适的位置。

枕下手一揽，怀中人顺势到了某人胸前。

感受到别样触感，若葵却是习以为常，她没睁眼，嘴里嗫嚅道：「别闹，我好累，让我再睡会...」

垂眸看着她的睡颜，祖神没忍住蹭了蹭她小巧秀气的鼻尖，笑道：「小懒虫，你可还记得今日是晚好生辰？」

「啊？」若葵揉揉眼，睡眼惺忪，「对哦。」

过了会，她眨巴眨巴眼，又道：「晚妤是不是邀请我们回南海来着？」

「是啊。」

祖神抚上她的侧脸，指尖轻点她的唇珠，温声道：「此地离南海甚远，我们需得早些出发。」

「嗯...」

若葵转过身，作势便要起来，祖神一把制住她的手，意有所指道：「倒也不急于一时...」

话毕，翻身而上。

床幔轻落，隔绝屋内旖旎一片。

祖神与若葵到达晚妤宫殿时，晚妤和时奕正站在大殿门口，还不及寒暄两句，恍然听见殿内响起娇嗔女声——

「我明明说要將霓裳羽衣带来，你怎么也不提醒我？」

一道拘谨男声紧接回应：「我这不是忘了嘛...好如棠，你可别生我气了...」

若葵抿嘴一笑，她清清嗓子，明知故问道：「晚妤，今日可是你的生辰，你怎么不进去？」

见到来人，晚妤无奈扶额，一脸苦笑道：「君泽与如棠自来到我殿后便吵个不停，我嫌他两闹腾，便带着小奕出来透透气。」

小奕？时奕？

若葵昂首转眸，打量了晚妤身旁的少年好一会，忽而感慨道：「时奕都长这么大了？」

「可不是嘛，」晚妤拉过时奕的手腕，轻声道：「小奕，这位是若葵神君，你可还记得？」

时奕点点头，应道：「自然记得。若不是多亏神君相助，时奕怕是见不到阿姊。」

当初若葵献身，以并蒂玉莲双花换回君泽与晚妤，用莲心孕育千万朵睡莲吸收南海浊息，自己落得个身形俱灭的下场。要不是祖神传自混沌，翻阅无数古籍，又得缘人相助，恐怕现在还见到她。

提及过往，祖神愀然拉住若葵的手，紧紧握在掌心。

察觉到身边人的不安情绪，若葵连忙摆手道：「不必称我神君，我早已没了神力，现如今不过是普通花灵。你既是晚妤的弟弟，唤我姐姐即可。」

时奕拱手笑道：「是，若葵姐。」

殿门被人从里打开，如棠嘟嘴埋怨道：「晚妤，我给你准备的生辰贺礼落在...」

言语间无意瞟到若葵，她话里一顿，登时瞪圆了眼睛，继而惊喜道：「神仙姐姐！」

如棠迅速蹿到若葵身边，环抱住她的胳膊道：「我好想你啊姐姐。」

随后出来的君泽忙不迭虚扶上如棠腰身，叹气道：「都是有身孕的人了，怎么还是这么毛毛躁躁的...」

「身孕？」若葵侧过头，诧异问道：「当真？」

如棠躲闪着目光，有些忸怩的支吾回道：「就...嗯...」

若葵笑道：「这可是个好消息，你怎么没早些告诉我？」

微红了脸，如棠低声道：「我怕...」

「嗯？」

若葵有些没听清，又问道：「你方才说什么？」

如棠连忙摇头，否认道：「没什么...」

也不勉强，若葵扭头看向祖神，询问道：「你能替如棠号脉吗？」

祖神挑起眉头，故作高冷道：「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怎么？这会儿想到我了？」

「祖神～」

本就是放在心尖尖上的人，他哪能禁得住若葵的酥声一叫？于是，老老实实的依言照做，片刻，温声道：「她们很好，不必担忧。」

既是祖神发了话，众人皆是宽心一笑。

见状，晚妤提议道：「既然都来齐了，那我们便开宴吧。」

宴上众人齐乐，把酒言欢，宴后——

晚妤醉醺醺拉过若葵，打了个饱嗝：「我知道你一直把我当知己，可...你有问过我把你当什么吗？」

她的呼吸喷洒在若葵手背，混合着酒酿的醇香，危险又迷人。

若葵呆愣问道：「...什么？」

努力抬起头，晚妤掀起眼帘，笑得妩媚：「我把你...」

酒精作用下的心如小鹿乱撞，怦怦乱跳。

都说酒后吐真言，晚妤，你要同我说什么？

「呕——」

晚妤吐了一身，而后趴在桌上，迷糊不醒。

若葵：「.....」

君泽端过一杯酒，摇摇晃晃走到祖神跟前：「早闻祖神大名，今日一见果然卓尔不群。」

祖神满脸通红，如木偶般傻坐在席，他僵硬拧过脖颈，一字一句道：「你，离我远点。」

君泽有些恍惚，又凑近了些，问道：「你说什么？」

祖神开口，重复道：「你，离我远点。」

「什么？」

君泽又靠近了一寸。

祖神阖上双目，右手握拳，只听咚的一声，君泽瘫软倒地。

「早就想打你了...」

【番外完】

以下是提问时间——

Q1：本文男主是谁？

若葵：「男主？如果我拿的是女主剧本，那男主不是祖神吗？」

祖神：「难道不是我吗？」

晚妤：「摸良心说，我为阿若付出最多吧，做男主我也行啊...」

君泽：「从头至尾始终出现的男人应该是我吧，要说戏份，我应该比祖神还多。」

如棠：「这有啥好问的？第一个和神仙姐姐明确表白心意的人就是我。」

时奕：「反正不是我。」

老页 os：打起来打起来！反正我也不记得男主剧本给了谁...

Q2：有人因为你们的故事看哭了，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若葵：「非常感谢你们的喜欢，我们会在自己的世界里过好每一天，也希望你们能在自己热爱的领域积极向上，努力生活。」

祖神：「虽然感动大家的情节与我没什么关系，但也谢谢你们的真情实意。」

晚妤：「嘶～说的是我祭祀台那段吗？哈哈哈哈，给看哭的各位一个抱抱，大家别伤心，毕竟好事多磨，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嘛。」

君泽：「看哭？我以为会因为我剥仙骨打我呢...」

如棠：「呜呜呜——当事人也哭了呀...我难过了好久呢，呜呜呜——」

时奕：「当事人哭了+1。」

老页 os：其实我在写晚妤祭祀台和若葵献身的时候也很难受，大概这就是故事人物的魅力吧，很容易把写手本人带进去...所以我能做的就是还原场景，尽量将他们的心境写出来，让大家看的更投入更尽兴，至于看哭的姐妹们...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哈哈哈哈哈。（狗头保命）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